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4n145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唐 義淨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021
  - 022
  - 023
  - 024
  - 025
  - 026
  - 027
  - 028
  - 029
  - 030
  - 031

    - 032
    - 033
    - 034
    - 035
    - 036
    - 037
    - 038
    - 039
    - 04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5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總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總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八十九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讀誦憶持者，即可總閑其義。

大門總攝頌曰：

甎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總攝頌曰：

甎揩剪爪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珠、　洗足裙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甎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瓔珞印應知。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眾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毘子園，其處清閑花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絕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澡浴雜物。是時六眾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眾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擎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蠲痾能銷飲食。又見奇絕箜篌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薰香洗浴之物，浮甎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堪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令髮白更黑。六眾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為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浮甎用揩身體。此六苾芻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甎揩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拊。時有眾人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毘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暫往觀瞻。」眾皆言：「爾。」即便相與競入園中。眾人入時六眾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我等洗浴之時，以甎揩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

我師作斯譏恥，宜應默爾勿招禍患。」彼聞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諠議互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甎揩身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甎揩身為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以甎揩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羯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苾芻以甎揩足，非餘身分。若揩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眾見不許甎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為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眾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為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眾報曰：「汝等愚人不閑禮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眾默然。爾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羯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我今跪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眾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為我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羯制今更隨開，除為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輒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眾中，告言：「年少！汝等可嗅我香何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耶？」答曰：「從合不合

我今已作。」彼咸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為我准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答言：「賢首！豈令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眾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眾坐，亦不為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身隨意入眾，亦得為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來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為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為大福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善資糧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來，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說，當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斯香已，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苾芻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佛殿即便禮拜，佛言：「不應爾。」遂塗門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上，時時鼻嗅。但是香物，嗅時令人眼明，勿致疑惑。」

爾時世尊在室收摩羅山住恐畏林鹿園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成就已為申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食。世尊至宅，於其樓下與諸大眾就座而食。時鄔波難陀正於食時，便以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為損破？」鄔波難陀答曰：「貧寒人菩提，於此起愛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癭鬼中。」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眾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甎石打令搖動，復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眾復打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

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舍而出。六眾相謂：「難陀、鄔波難陀！是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眾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線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答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爾。」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苾芻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今生輕慢。」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善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好不？」時諸俗旅調言：「聖者！頭上剃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為欲染所纏。」六眾默爾。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為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眾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即便舒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憍慢事，眾寶嚴飾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眾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眾、二是私物。若大眾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鎖像，或作髑髏形，欲令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剪爪髮揩光、　春時飡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火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施大眾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眾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眾，遞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遙見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遣來為眾剃髮。」問言：「汝解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前，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隨尊者教彼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放爾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嘿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剃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眾除髮？官長苾芻鄔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剪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剪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剪爪，時諸苾芻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刱制，今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為眾剃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揩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爾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熏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答，報言：「聖者！何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揩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眾，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為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眾？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眾千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

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眾，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陀國所有人眾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來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眾，汝今可往隨眾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眾常在寺門，遮看無闕。時鄔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禮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鄔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爾。」問曰：「何無？」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眾食。」彼使悒然辭歸本國。時摩揭陀國因有大會眾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陀境所有人眾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眾，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眾聞是語已，共生嫌恥：「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鞕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以熟菴沒羅果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核鞕已後，乃至於熟悉皆應食，勿起疑心。」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我當施與瀉利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答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答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答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答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答：「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

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甘子，廣州大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為聲相濫人皆惑之，故為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梨勒、毘醯勒、畢鉢梨、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論火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盛滿佛鉢持奉世尊，佛言：「願爾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遙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答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答摩曾來此不？」答言：「已來。」「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算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虛。」作是念已，即便反掌，翻嗚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反掌嗚面何所為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子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答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惑得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最後生，雖知服毒反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左脇，胎向右邊；蹂右脇時轉移左畔，最後生人諸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捼腹痛，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疊圍彼屍

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答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花果事將安附？」世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眾生無不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

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啟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爾時大師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繞，猶如象王眾象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眾圍繞，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眾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鳩槃茶眾圍繞，如廣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眾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眾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霺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邊福智普薰修，無量功德皆圓滿。
復有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澁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大眾，恭敬圍繞欲往屍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闕防援怖；十、

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是時人天大眾隨從世尊至屍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剎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俱出遊戲，剎帝利童子素有信心，波羅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剎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剎帝利童子說伽他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處，驗其虛實。」答曰：「共行。」時剎帝利童子遙見世尊，說伽他曰：

「牟尼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眾皆雲集；
當為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寒野；
無量眾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輿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眾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緣眾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促整軍儀，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扈從，共出城闉。時彼剎帝利童子遙見影勝王，說伽他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眾咸侍從；
我今思忖諸大眾，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眾既見世尊，闢開前路，世尊微笑入大眾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答摩微笑入眾，豈非此子命不終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眾生形命未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薪上，以火焚燎，猛焰既發身分咸燒，唯近腹邊一無傷損。時彼母腹，遂便拆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

儀貌端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眾見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俱降我慢。爾時大師告善賢長者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生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為也，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他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焰變清池。」

爾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生瘡疱耶？」白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曾以牛頭栴檀香摩觸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長者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道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極是薄福，稟性兇暴，火能食一切。此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鞕罪苦眾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見災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歿。」人間愛重無過己身，聞有災殃遂不收採。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盼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號火生。」佛觀大眾隨眠意樂，稱機說法。時彼眾中有無量萬億眾生，得殊勝行；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得阿羅漢果；或得煖、頂、忍善根；或發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時火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果。遂即易己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城，聞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乖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聟用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問訊已，報言：「長者汝為非理。」答曰：「我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此事既爾且不須說。若將兒來我當容恕，若不爾者我當總集所有鄉親，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禮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

相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者不得兒者，便嘔熱血以取命終。」遂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影勝王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者不得童子，必嘔熱血以取命終。』」是時尊者阿難陀，具傳佛教詣王白知。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陀：「願王無病。」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衣具服瓔珞，載以香象送至其家。

人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切僧眾，名曰蹂腹林。是故經云：「佛在王舍城住蹂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彌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珍寶，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諸人，不用梯隥而取此鉢，或是沙門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

時諸外道晨朝起已，出行澡浴，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道答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耶？」言訖辭去。時有眾多耆宿芯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物？」彼便具答，芯芻報曰：「我豈為鉢自顯己能。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住處。芯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殊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芯芻，諸芯芻答曰：「尊者豈可為斯木鉢現神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今欲如何？」諸芯芻以緣白佛，佛言：「芯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頗梨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輒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謂鐵及瓦，如是應知。」

後於異時，火生童子人天妙相悉皆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可於某處稅物之所，為我營葺藥叉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喚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應。」遂往市中，買取劫貝撚成細縷，於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疊直千金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疊，內於傘柄竹筩之中，共諸商旅詣王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眾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細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怪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為實語勿誑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雙疊。」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妄。」時彼稅官取其一疊，開與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今看形勢總欲奪將？」報言：「勿怖！我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疊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傘筩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市中，舒張其疊索千金錢，竟無一人來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

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市中欲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市？「喚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疊價直千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疊是新、一疊曾著。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疊主報曰：「何意如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疊主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神叡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被針羂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有。」隨所酬直，取疊將歸。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

總取千錢。」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曾用疊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聞古王名曼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爾可著之。」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王曾觸不？」報言：「已觸。」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可驗之。」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白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即就宅，見彼外門驅使婦女，王便低目，長者白言：「何故低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低目，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由王衣服栴檀沈水香烟所熏，烟氣損睛致使流淚。」

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耽欲無厭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啟未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耽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大天！何為住此不顧萬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答言：「實爾。」王曰：「若爾，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答言：「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火生長者之餘(攝頌在前)

爾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輒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總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殺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允。」念已告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唯願大王來我宅內、我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宮內，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昇牆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其賊。」即便膠著牆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答曰：「王遣我來偷火生寶。」眾人皆怒：「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恕？」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剪剃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厭惡法常為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與大苾芻眾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諍，為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足，與毘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毘鉢尸佛及諸聖眾設美飲食，然未曾為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

「時國王有親，聞毘鉢尸如來與諸大眾，來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眾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眾，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佛語禮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申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言：『爾。』

「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毘鉢尸佛，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僧眾隨從，至天分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施佛僧，如是慇懃知眾飽足，嚼齒木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席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為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悒？』答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而作食，販柴人等皆勿聽賣，蒸薪既乏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疊布，用煮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王怪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氛氳異於常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母一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答，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瓦礫掃拭街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安食座眾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綵，塗香末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羞，敬奉佛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盛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辦，願佛知時。』佛及大眾各持衣鉢，至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令灌頂大象，持百支傘蓋佛世尊，自餘諸象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內人扇苾芻眾。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麁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盛饌，遂乃忘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象及宮人我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人曰：『汝若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勿令輒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

「時天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間福田，佛為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為先，我今宜應共

彼相助。』即自化作婆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往白大長者，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與勿令輒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他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令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與天分長者共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厨，令大象王持百支傘蓋毘鉢尸佛，其餘諸象持蓋苾芻。舍之天女手執金扇為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眾。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住；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遙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麁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厨，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供佛僧眾，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盛饌供佛僧已，頂禮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財豐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厭。』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麁惡語，以栴檀火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毘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毘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　刀子及針筒、
并衣楨有三、　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者，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驅使。我若為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彼調誑我，為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不聞，工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為我作。」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作具方可為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苾芻欲割裁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我須刀子，欲割截衣。」答曰：「將去。」既裁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眾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其咒。時諸俗旅見而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畜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畜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刀咒。若須刀子，純用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中。其狀有二：一如烏羽曲、二似雞翎，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應可用針。」是時六眾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鐵、鍮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置，遂便生澁，佛言：「應用針筒。」苾芻不解如何作筒？佛

言：「有二種針筒：一是抽管、二以竹筒，此許用管，彼二刀子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疊，多被蟲食有塵垢污。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安地，可作衣槙。」苾芻不解，以緣白佛，佛言：「有二種槙：或木、或竹，布衣於上。」牽挽來去被竹損衣，佛言：「先須鑽孔，次可以線繚令相著，就上刺之。」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宜安上槙，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應作三槙，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栗姑毘。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眾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箱篋中開諸莊具。六眾見已，便持彼鏡照面觀形。難陀、鄔波難陀互相告曰：「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眾剃髮。其人既至，六眾問曰：「汝能剪剃留頂髮不？」答曰：「是我工巧。」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人！汝元不解，可總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報言：「無暇多剃，鄔波難陀令作頂髻。」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臥在憍閃毘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雁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眾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臥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

牛臥苾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遙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蜇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憍閃毘比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臥苾芻所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牛臥所，敬宣聖旨 。彼聞教已即詣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爾。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生愛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彼臥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為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答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迮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迮，形如瓜瓶。」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牖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彼

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烏鳥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隔子窓櫺。」風雨來時水涕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居。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居鐶鈕，於浴室中瓦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垛。瓦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甎石藉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佛言：「火若焰猛不應即入，待煙焰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枚。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麨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麨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污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污，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濕。」時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癢，用甎石爪揩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挂象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漫為言話，佛言：「不應漫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濕，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制度，以複甎壘成，形如穀積，上狹下寬，中高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門須扇掩，灰泥表裏，勿令薄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石像或是銅像，先浴像已擎向餘處。餘人後入要心供養發願常為，所費不多獲無窮福。中安地鑪深一尺許，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柴，看其冷煖以適時節。室內明燈通窓烟出，西方浴法皆食前，不同此方飢沐飽浴。若欲洗時着洗裙，入室已可在一邊踞祐而坐，片時遍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沈痾冷痺風瘡煩勞眾病皆除，不須餘藥，豈同湯洗去垢而已！然後移向別室，過候其時以藥湯浴身，此是帝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恐覽者不悟，聊因注出。若無病逐省者，任隨時量事。然中天熱地作者亦稀，北方寒國在處皆有)，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用甎砌，或可布沙。」水便漫溢，佛言：「作竇決水令出。」又澆水時澆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污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澆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豫置此物，勿令遠取。」既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飡小食。」手有油膩難卒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鹽無葉請

受，佛言：「應畜承鹽盤子。」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承鹽盤子者，西方食法，先須行鹽下薑片，此是聖教，與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鹽，或將觀水，元不欲著眾生食。律云：『食了無問僧私，須留一大抄許以施眾生，方有濟飢之益。』此並蓋是傳者之謬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毘子，名曰善賢，性無誑諂質直為行，每於日日敬禮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為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禮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為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栗姑毘子妄為謗毀，應可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椎，先言告已、次眾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毘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處，報言：『僧伽與汝已作覆鉢羯磨。』」時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為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為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為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眾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眾為我墮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為作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知不？聖眾為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眾為作覆鉢者，諸苾芻眾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法耶？」答言：「不見。」「爾今宜往禮謝大師，若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慚

怖，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常願，旦澡漱已行禮大師，我於中路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為禮敬。』彼言：『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何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已周、大眾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覆鉢羯磨。我今從眾乞作仰鉢，唯願大德僧伽與我仰鉢，慈愍故！』如是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毘子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力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羯磨。白如是。』「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既了收衣鉢洗足已，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爾時遍覺遙鑒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慚恥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遇有他緣辭逝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喎，遊歷事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祇承，不為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怪曰：「汝昔面首端正，以何緣故今見喎衰？」即便具答。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不應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為救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

於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眾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眾之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眾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眾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眾處求重溫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眾報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眾報言：「教我戲樂。」六眾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現身，我當得勝。」六眾即去。既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恥，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收攝或復現身，皆越法罪。」(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爾時憍閃毘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叢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抱子從眾乞字，眾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

與此子名曰善和。」後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毘城，次第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合掌禮足便取其鉢，盛滿勝上餅果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苦行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眾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爾時世尊因大眾集，普告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為第一。」由其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廢己業，於日日中聽其讚誦。

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眾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鉤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行？」御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迴象，未至舊居。時勝鬘夫人怪王來速，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疊，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我大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

往彼城，我當持疊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爾，王乃持上妙疊詣逝多林。
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象，禮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念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群，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祇揖見其貌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攦衣而去。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時彼世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圓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慇懃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

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驅令出，彼便收謝還依舊作，塔猶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眾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比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遶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號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棗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禮覲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眾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去。佛告諸苾芻：

「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眾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啟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啟。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瀉棄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往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立抽鉢。」答言：「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其鉢，若內帑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蹈衣并諸帑、　褥及於坐具、
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盛設供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躡。時諸苾芻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為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供養，王子敷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降慈悲為踐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蹈，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脚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帑盛去。」苾芻手携，招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髆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為伴人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為處方。」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答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帑中覓訶黎勒，先出錐刀次抽皮片，并諸雜藥淨穢交參。時婆羅門見其雜惡，報

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帒：一者鉢帒、二者藥帒、三者雜帒。」時諸苾芻，齊安三襻置之腋下，即便傍出衣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三種不應齊著，應次第安長短相稱。」便安紐襻，令身有損，佛言：「應須闊作，於內安氈以線絡之，勿令卷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為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氈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緂、短毛緂、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臥具。」彼便答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床。」遂取其床。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輒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敷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敷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方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臥具有不淨污，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文言坐具者，即是量長於身。元擬將為襯臥之具，不令敷地禮拜，敷地禮拜深乖本儀。)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暫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即侵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

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染，佛言：「若縫刺浣染緣未具者，直爾白疊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師但那。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噉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冀禮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棄；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爾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而去。大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以來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極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妙花：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迦花、曼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花申供養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奕，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

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眾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安慰問言：「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安居在何城國？」爾時世尊問彼苾芻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我從南方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南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爾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胸令見，復說伽他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伊羅葉，　現墮於龍中。」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若是常用，須絹三尺或二尺、一尺。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絹，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絹及疎紗紵布之流，本無護蟲意也)；二者法瓶(陰陽瓶是)；三者君持(以絹繫口，細繩繫項，沈放水中擘口出半，若全沈口水則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綽口瓶瓨，無問大小以絹縵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極是省事，更不須放生器，深為要也)；四酌水羅(斯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餘處，即小團羅子，雖意況大同，然非本式)；五衣角羅(取密絹方一揲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或置椀口濾濟時須。非是袈裟角也，此密而且膩，寧堪濾用？但為迷方日久，誰當指南？然此等諸羅皆是西方見用。大師悲愍為濟含生，食肉尚斷，大慈殺生豈當成佛？假令暫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器。若不將者，非直見輕佛教，亦何以獎訓門徒？行者思之，特宜存護為自他益)。」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為伴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答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云借羅，不敬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同行。云：『不與。』者即不應去。」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答言：「我有。」「與我用不？」答曰：「共用。」遂即同行。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全留。」住者無羅，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得。」「大德！若多人一

羅，及以僧眾得遊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眾差一苾芻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眾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水淨者，旦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覩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器物應受。」佛言：「為眾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摩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眾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槃器不？』自知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

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眾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斂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為大笑。」答曰：「我作何事？為當飲酒？為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眾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飯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來同處一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彼慇懃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但著一裙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一人答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嫌恥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作此無慚？」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一裙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一裙而食，作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一裙食。」者，時有老病羸瘦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軟滑僧脚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此僧脚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裙隨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在阿侍羅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若此無慚？」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浴裙。」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若唯有複無單裙者，應觀其水無蟲。」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

犯。」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捩去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擡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為、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為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廁中見豆生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菉豆餻餅，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菉豆餻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眾盡皆不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牸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泥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沈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己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說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眾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號為牛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戒之後吐而外棄，既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牛主，身形羸瘦顦顇異常？」時阿難陀以緣具白，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

食出之時應可再三棄之於外，次淨嗽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嗽口，此成無犯。」

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旅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眾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安處。」爾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沙宮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為最。」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號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眾上首，年既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時牛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既淨洗已，共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來傷晚？』答言：『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此既盛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答曰：『我知師是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我所出麁惡言，應可慇懃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麁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惑證阿羅漢。」

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說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指授索食，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強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盛飯，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美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爾無對。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鹽盤子、飲水銅椀，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為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蚊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蠅在處撩亂。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揩足，佛言：「應可澁作。」(此洗足處亦堪洗浴。西方諸寺及在處皆有，大小無定，露地而作，或大如床小可半席，四畔壘甎高一尺許。中間甎砌作龜背形，以礓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竇令水外流。濯足洗身最是要用。)

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眾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答曰：「脚踏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駝駝形，佛言：「不合，應如象足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臺形，當須澁鞕。」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眾物，應可覆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答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答言：「賢首！世尊不許。」答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眾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俗旅來見便生譏恥，六眾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眾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莊彩之扇，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為僧伽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苾芻為蚊蟲所食，身體患蚌爬搔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蚊子物。」是時六眾聞

佛許已，便以眾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祛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用細裂疊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裙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羞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梯由不結下裙，有如是過。」告諸苾芻：「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裙方可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裙，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裙，平地作時不應如是。」(言結下裙者，謂捉裙後邊下緣，向前腰間急攝也)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自擎重擔，不信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恐不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畜柱杖。」聞佛許已，六眾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柱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有苾芻，佯作老病而柱其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是應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眾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柱杖者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持網絡。」六眾聞已以五色線而為網絡，俗旅譏嫌，問答因緣廣如畜

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羯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來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聞佛勅已，重禮世尊，一邊而坐，佛為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迴面，便禮佛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苾芻，聽我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蒜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韭類。食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眾中坐，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真諦理。」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於寺中，為病食蒜。受用房舍床榻氈席大小行處、及以眾中出入往來、或繞制底、或禮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廟之處、眾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處諸人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氣相熏，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房，不得用僧臥具及大小行室、不得入眾、亦不為俗人說法、不遶制底、不禮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眾人聚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內仍住於此，服葱可停三日、若韭一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熏無氣後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第一門了)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緂勝鬘緣、
出家藥湯瓶、　門扇鎚斤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床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剃髮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陀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眾剃髮，廣如上說。鄔波難陀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即令剪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蚌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宿苾芻，然後更互瘡處剃除，勿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同一床臥，共相推倚掉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床眠有如是過，同床臥者得越法罪。」時有眾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借床，主人與一，報言：「更須。」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床臥，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臥理復何傷？」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恥具修戒行，敷襯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帊或以鉢帊隔而方臥。床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應知。」

緣處同前。眾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求得臥處，時屬寒冷復覓臥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己臥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臥，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臥，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便披臥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眾人得被臥時通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眾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臥。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臥，問言：「聖者！大師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脇而臥，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

至宅中，以五百張厚白疊帔與送眾僧。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為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內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緂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收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爾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眾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為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欲觀察臥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為制學處。諸苾芻眾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服皆濕，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寺告聖眾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為我受染以披著。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濕。」答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眾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著，為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眾苾芻聞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為其柄，及餘種種紫鑛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答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眾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見苾芻

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被雨霑衣。苾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澁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毘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一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為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伽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眾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總為眾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眾，見是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眾，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為說法要，令其聽者億萬眾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眾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強識能摧外道者，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鎮學外典善品不修，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外

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剎那無定，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為三分。」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號牛主，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誦。」即便辭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澁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毘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辭禮。遂詣尊者舍利子所，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者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既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陀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鄔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為多事輒行誡勗，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眾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眾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眾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怪趨走？」六眾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眾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願不瞋責。」答言：「任說，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輒於我處而行誡勗？』」少者默爾。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寺中，寺內眾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來，可請臥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臥具。」即便往詣眾首上座，既禮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眾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門喚曰：「敬禮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大眾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眾不作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禮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逋慢誰能為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為開戶，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鞭心有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

惡制，令他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藥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護而為侍者。爾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臥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臥。時天帝釋便以天眼遍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覲世尊。」即便變作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陀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護見佛世尊，夜深不臥久作經行：「我今宜可道薄俱羅藥叉而為恐怖。」作是念已即披長毛大緂，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叉現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竪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法事，心生嫌怪，白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緂，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緂，緂有臭氣兼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緂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　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臥帔、或得長毛緂、或得高襵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襵婆緂，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拘紐。」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爾。」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拘胸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蔓菁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拘，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拘。」即於衣上綴拘，令衣疾破，佛言：「應重作帖以錐鑽穴，拘出其內

繫作雙拘，其紐可在胸前緣邊綴之，疊衣三襵是安拘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絛。」苾芻不知其絛如何當作，佛言：「絛有三種：一、偏，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絛及彩物、　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眾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汝今且往撿挍村事，我當續更遣知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撿察，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眾人生逼迫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損，於此邑中所收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為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煮餅食，二、採眾花。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二業，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花，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線結好鬘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鬘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時花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花審諦是故花多。」大名曰：「若爾，此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號此女名曰勝鬘。女於

後時，取己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爾時世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己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禮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禮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問：「何故憂懷若斯？」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爾奔馳控制不禁，遂至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求煖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念：「溫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冷煖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臥，須汝握脚。」王既臥已女為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關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

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閉。」「何故閉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

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花，與多人眾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驅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所有人眾，或有諸方來集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號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舉城人眾咸皆送出。時勝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

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群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婇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人縱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即禮其足，勝鬘觸著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遙見勝鬘在行雨處，王即喚諸婇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觸汝足。」行雨白言：「彼

是勝鬘耶？」王言：「是。」行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細軟容儀曲親於我。」王復詣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憂樹下禮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親於我。」舉國人眾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軟滑超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慼，念往山林即携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飡花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興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

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麁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麁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芯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芯芻當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廣說如上。汝等芯芻當如是學。」

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為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人請立何字？」群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大夫人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眾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爾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戮。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園今欲殺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迸。」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內。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

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左右曰：「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怨必誅釋種。」苦母曰：「善哉太子！快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為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為謀搆。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徒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禮謁。爾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閉戶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為開，便就大師嗚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頓能降伏屈己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眾並隨順，別豎宗量搆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

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造論端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為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覩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為此形容人不樂覩？』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憔悴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污事，纏綿五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眾，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號為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然大臣宰相，皆

是豪族大婆羅門、剎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群臣，啟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眾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眾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聲欬嗤噴之聲，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一人聲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彼即默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嚴刑，而能調伏眾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剎帝利種，佛亦剎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爾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剎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爾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驅令出宮。」作是念已，棄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啟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爾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

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夫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

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眾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策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剎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眾，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眾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怪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惶惶顧眄至蘿蔔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蔔五顆，王既飢虛根葉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

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答曰：「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蔔便向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殺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剎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輿送至寒林焚燒事畢。

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蘿蔔困苦命終？」爾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蔔五顆送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持蘿蔔奉施於彼。爾時獨覺受其所施，踊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遙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向蘿蔔。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因食蘿蔔霍亂而終。』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

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由彼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菔霍亂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眾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椎鍾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涼，樹何足顧？」爾時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

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眾集會詣如來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為說妙法。時彼眾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因緣。復有無量眾生，歸依三寶受諸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禮世尊奉辭而去。

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眾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受，廣如上說。」爾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眾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眾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殺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絃，象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絛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眾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眾俱入閉門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眾，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爾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眾，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挍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眾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惡生之軍殺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蟻，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殺害彌多，況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可往報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眾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眾。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眾皆不許，乃告眾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眾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爾時閃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荼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眾

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賚書遺及仁等。」問言：「何為？」答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為座與眾令坐。眾人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倍勝於我。」眾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者尚爾，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整肅侍衛入婆具荼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策立為主。諸國遠聞婆具荼國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為主，號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即號其塔為閃婆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勝鬘之餘

爾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為殺害？今且歸還。」苦母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教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為開門暫見容納，即還速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總集一處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眾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答摩，覓其瑕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眾內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城，諸釋迦子任情誅殺。」眾聞教已，便縱四兵，旗鼓震天，囂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沈水底，乃至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白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允其所願。」王言：「若爾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沈水底，即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橫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

座遙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爾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血橫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礦煮令色赤，盛滿千瓨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遙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

時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萬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怨家，何不總殺？」王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群象腳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棄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若為殺之？」答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枕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爾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曰：「盛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水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

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眾。爾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遙見世尊作如是語：「喬答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為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殺出大叫聲。昔為漁人殺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殺，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象馬車步威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眾。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象馬車步熾盛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象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眾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殺彼學人具大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盛象馬車步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

薩羅城，譬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爾。七日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殺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為？』或云：『且殺一魚、一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殺一者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肉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爾。』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扢以鐵枕，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殺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群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總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愆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殺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

時惡生王殺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婇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為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

為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爾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
後於異時，愚人惡生與諸婇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為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為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為？」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即以頌告諸臣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臣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其手足，因此號為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蜫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瓶取水來至佛所，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爾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天花供養禮雙足已，在一面坐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奕，周遍照曜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諸天女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怨，如重患人除去眾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生中無有愆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廣如上說。」

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煩惱掌頰而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咀。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宮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枕，猛焰上騰，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惡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關閉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世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毘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生存之日，敬重眾僧，宜將此物為彼追福奉施眾僧。」即持布施。時六眾苾芻得此物已便自

嚴身，入劫比羅城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眾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眾說伽陀、　烟箘嗽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夫報言：「爾。」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讚揚禮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鹿不養鹿，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存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未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答言：「可爾！」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欲何所為？」答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勿觸衣鉢。」問曰：「何故？」答曰：「我奉鄔波馱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洗足。後將油來欲為塗足，苾芻見問，答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為塗。」問答同前：「鄔波馱耶誡我護心。」彼問：「聖子！汝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為？」答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食。」苾芻不許，問答同前，即

敷氈褥白言：「聖子！遠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洗足已即便臥息。時彼即來欲同處臥，苾芻曰：「汝欲何為？」答言：「聖子！不同臥來時節淹久，意欲同臥。」問答同前，苾芻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可使眾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空去，可將多少糧直貝齒隨行。」苾芻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錫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而去，至室羅伐城。六眾苾芻常法守門不令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遙見彼苾芻來，頭似鵝梟眉長垂下，見已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此？應可相迎即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苾芻報曰：「敬禮！敬禮阿遮利耶！」時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芻，不知鄔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今問彼從何所來？」即前問曰：「老叟從何所來？」答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來。」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念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存宿恩得見妻不？」答言：「我見。」又問曰：「得安穩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汝錫杖上是何等物？」答曰：「妻為道糧與我貝齒。」鄔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德，往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此舉容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之。」其摩訶羅性懷愚直，所作之事具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作者，更可具向鄔波馱耶處說。」彼聞歡喜，彼至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害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婬已，如毒箭入胸，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婬染事即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悲泣往詣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眾演說正法，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來！善來！』者，彼嘔熱血便即命終。」作是念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答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眾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差一苾芻為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善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去者令彼前行。

不同室宿。不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不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須早起，開諸門戶收舉燈臺，灑掃房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溫，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揵稚、敷座席，可備眾花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座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為收氈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眾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眾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主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准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慇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捻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瑳從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答言：「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答言：「患嗽。」問比：「服何藥？」答：「曾吸藥烟，得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答曰：「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爾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事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筒。」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麁惡，置椀孔上以口吸烟。」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壞，應挂象牙杙上或笊竿上。」鐵便生垢，佛言：「應以蘇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輿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處方。」答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答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為湯，還白醫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花果及皮木等共煮為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

又具壽畢隣陀婆瑟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蘇油灌鼻。」苾芻直爾傾置，鼻中膩污身體，佛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葉盛而灌，事猶未好，佛言：「不應用葉。」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筒。」苾芻便為一嘴，佛言：「應作兩嘴。」彼作尖利及以麁惡，佛言：「勿令尖利麁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

又復畢隣陀婆瑟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答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

又復畢隣陀婆瑟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陀婆瑟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畢隣陀婆蹉得來至此為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為請，答言：「賢首！我身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輿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輿。」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輿。」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瑟即便乘輿，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眾苾芻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輿者誰？」答曰：「是我鄔波馱耶。」六眾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輿耶？」答曰：「聽許。」又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眾苾芻互相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輿。」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垂繫輿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報曰：「世尊聽我乘輿。」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眾默然。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輿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輿：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花果樹下而遺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荊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陀復以大便污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著瓶處，廁安門扇并須橫屆，外置木履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彈指聲咳，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臭氣，佛言：「應為直次洗拭令淨，置葉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箒揩，不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佛言：「近著。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瓶知淨觸、　願世尊長壽、
因斯尼涅槃、　噉嚼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為渴所逼欲須飲水，行入寺中至苾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瓶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瓶為淨？為是觸耶？」答曰：「是觸。」

「若爾，何緣持此授我？」報曰：「瓶在一處我遂將來。」報言：「聖者！淨觸兩瓶不應渾雜別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濟其渴乏豈非福耶？」婆羅門嫌水不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眾應可置淨水瓶供渴乏者。」佛言大眾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以瓶瓦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即便持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芻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瓶器皆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無不與。何不遮止令其損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眾應差遣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為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即不應差。云何為五？若有愛、恚、怖、癡，亦復不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差：若無愛、恚、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藏，應如是差。集眾同前，對眾應問：『汝苾芻某甲能為大眾作掌器人不？』彼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眾作掌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有人來為渴須水，苾芻新瓶盛水授與俗人，將舊瓶水授與苾芻，佛言：「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與俗。」苾芻用訖即便收舉，白衣用了隨處輕棄，佛言：「皆須收取。」苾芻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苾芻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及僧，於三月內為辦供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眾，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眾僧。苾芻便將此器內瓦器庫中，互相振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所為？」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門曰：「仁等憐愍一切眾生，若能豫辦少多飲水極為善事。」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眾宜應豫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令水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佛言：「應安窓牖，地上有泥，應以塼砌并洩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扃。貯水瓶瓦不應置地，安木床上，若無木床應以塼垛，瓦以物支勿令傾側，水瓶不淨

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以梳箒并諸雜葉。」雖頻洗刷仍有臭氣，佛言：「應畜多器更互盛水，一分安水一分曬乾。」遂於日中曬曝，佛言：「陰處令乾。」便不蓋口土入瓦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觸瓦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豫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豫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苾芻尼喬答彌，與眷屬苾芻尼有五百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嗘噴，時大世主喬答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都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互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爾時世尊告大世主喬答彌苾芻尼曰：「汝今與一切眾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處申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答彌！於如來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答彌！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禮。」時一苾芻即說頌曰：

「世主喬答彌，　致敬如來足；
願牟尼延壽，　劫住化眾生。
佛母殷重心，　發言申禮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詞。」

時大世主喬答彌便作是念：「佛於眾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眾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槃。」便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然。爾時大世主復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喬答彌！汝為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為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既為涅槃說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等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為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佛言：「汝等既為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詣難陀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疾入涅槃。」難陀曰：「為涅

槃故說此語耶？」同佛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陀、羅怙羅、阿難陀，乃至諸上座所，頂禮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陀苾芻及諸上座等問曰：「為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報言：「汝等既為涅槃說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

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諸上座等，辭還住處到本寺中，於七日內為諸三眾演說妙法。既聞法已，令無量眾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第半跏端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喬答彌即入三昧，以勝定力隨念所為隱身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主喬答彌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起次第逆入至初靜慮，而般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喬答彌，次第順逆入諸禪已亦般涅槃。爾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覩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主喬答彌等般涅槃處。爾時世尊與憍陳如、婆澁波、大名、阿尼盧陀、舍利弗、大目連等，及餘聲聞大眾，為供養大世主喬答彌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為供養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輿，復持種種香花幢幡寶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陀、阿尼盧陀、阿難陀、羅怙羅等四苾芻，舉大世主靈輿，世尊亦以右手擎輿，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靈輿，以殷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閑之處。爾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答彌等壽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爾時勝光王等及諸大眾，各持種種香木焚燎其身，世尊為眾演說無常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嗹噴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嗹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是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十身無老相，如十六

歲童女？」佛告諸苾芻：「其大世主喬答彌、五百苾芻尼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至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為供養彼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婇女，年既朽邁，王便棄捨，自相謂曰：『何故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眾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婇女作如是語：『諸姊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答曰：『若供養迦攝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啟王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花鬘、瓔珞、幢幡、寶蓋、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禮右繞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婇女者，今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唾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為出家并受圓具。後於異時佛為大眾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眾外坐，舊妻忽來，聞夫唾噴，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握土，繞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臂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怨讎內而為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叉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臂曳之。時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臂痛？』為是苾芻捉者痛？為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即問，答言：「仁等所捉臂痛。」遂放令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唾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唾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怨家之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願言令仁長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叉吸爾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嗤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嗤，小者應起一禮口云：『畔睇。』若小者嗤噴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五種可噉食：一、麨，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濕滋味充人色力，得修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窓、
內闊網扇樞、　開居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應安窓牖。」近下安置遭諸賊難，佛言：「不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夜有蛇蝎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窓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居。」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閉之。」(作小鐵叉子形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鎗子、　鐵鍤并木杪、
釜床竈五百、　斧鑿眾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風疹。」「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病時以熱鐵鎚置瓶水內，用此湯水揩洗身時便得瘳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為？」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水洗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鎖繫之，待熱牽出。」苾芻以鎖俱棄火中，熱不堪捉，佛言：「鎖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鎚以泥團裹之，捉冷處牽出置盆水中隨意用。」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淨水，後煖觸水。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藥鎗

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鎗。」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為僧伽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處縱橫，佛言：「聚合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以鐵作鍤。」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杴。」火便燒壞，佛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長者曰：「若爾，置地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毘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臥，食飲不消，詣長者處從借床席用充臥具，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毘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受床，即送五百張床。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竈，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毘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百竈，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為染衣服要須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床橫忽折，從長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竹木繩隨事、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陀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床腳忽折，為須斲斤，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乃至為眾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著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為下灌必得除

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隤毀，佛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禮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禮世尊已，我即却迴。」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濕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爾。」即至門首頂禮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陀剃除鬚髮。」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剃髮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輪王，汝若輒爾剃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且為出家，暮當歸舍。」既至日晚尋路而行。爾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陀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夜。爾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爾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於寺中撿挍眾事。」問曰：「如何應作？」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

若有香花應行與眾，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放箒收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戶竟，更閉餘戶彼戶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遙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恥，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毘舍佉鹿子母園。

爾時毘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號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往禮或容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毘舍佉見彼容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禮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陀稟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毘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蘇合香油，手觸嗅之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斯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耽欲男子，投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心：「豈非我犯眾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帒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帒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乾。」曬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污下裙，佛言：「應為兩枚：一曬、一著。」時有精多其皮濕壞，「應將物襯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著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禮敬。」

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憶孫陀羅，即於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為？」答言：「大德！我畫孫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遣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生。」佛告苾芻：「難陀癡人憶孫陀羅畫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塗香，佛問阿難陀：「何故如來髮爪窣覩波所，不著塗香及香泥灑地？」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塗拭，不得畫作眾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猶如鵝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將引難陀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獼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陀羅誰為殊勝？」答言：「彼孫陀羅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猴比之千萬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園、婇身園、麁身園、交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疎通床帷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娛樂。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為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孫陀羅，百千萬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爾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逝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聖旨 。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餘苾芻事容見棄，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爾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慼。

爾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曾見捺洛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獄中。爾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遂見眾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拔齒抉目、或時以鋸剖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鑶鑊身、或以棒打矟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鐵床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熱焰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然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竪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生叉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默無所對。爾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可棄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爾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為欲隨緣化眾生故，與諸徒眾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禮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眾坐定，告難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爾時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

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癊、或有血氣胎結、或為肉增、或為服藥、或麥腹病蟻腰病、或產門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轅、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鵡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虫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眾多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眾鬧聲，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床座、我入草菴、我入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虫乃得生，草非是虫、虫非離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虫，糞非是虫、虫非離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黃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虫，棗非是虫、虫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虫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虫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鞕為性、水界現前濕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涕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會方始有胎，

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號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愛味，臥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槨如癰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濕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名為遍觸，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部陀，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鞋榱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臂、兩髀及頭，譬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欝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膝，如春降雨萯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脚，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鞕，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臥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

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譬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脈吸諸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脈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難陀！其二十脈，脈別各有四十脈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脈，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脈各有一百道脈眷屬相連，合有八萬。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有二萬。難陀！此八萬脈復有眾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處所，如是兩耳兩鼻口咽胸臆，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令通過出入氣息。譬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舛。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隨勢安布，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差失。

「難陀！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毛拂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胸臆食入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譬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無有障礙。

「難陀！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無垢，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陀！此業風力，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陀！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意。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固，此風依胎左腳生指節二十骨，右腳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膊有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腰髁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肋有二十四骨。復依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胸有七骨、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頷有二骨、齒有三十二骨、髑髏四骨。難陀！譬如塑師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狀，次以繩纏後安諸泥以

成形像。此業風力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二百，除餘小骨。
「難陀！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難陀！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陀！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陀！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脈相連。
「難陀！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藥，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悉皆成就。
「難陀！由其胎子先造惡業，慳澁恪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長、以麁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即麁、若支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黑愛黑便白。難陀！又由惡業感得惡報：聾盲、瘖瘂、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不樂聞，手足攣躄形如餓鬼，親屬皆憎不欲相見，況復餘人。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陀！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貧乏，於諸財物無恪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麁細合度支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
「難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藏下、熟藏上，生物下鎮、熟物上刺，如縛五處插在尖標。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食乾燥、極冷極熱、醎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臥、跳躑之時悉皆受苦。難陀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

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陀！誰有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床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黧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說。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陀！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臭穢可惡坑中有無量虫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惡業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臠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陀！汝可審觀，當求出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床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剝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啖食，皆受苦惱初生亦爾。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萬戶虫縱橫噉食。難陀！有一戶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戶蟲：一名杖藏、二名麁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遙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戶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戶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戶蟲：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胸食胸。有二戶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真珠，依腰食腰。有一戶蟲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右脇食其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其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脈食脈。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戶蟲：一名鹽口、二名蘊口、三名網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

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

「難陀！如此之身甚可厭患，如斯色類常有八萬戶蟲日夜噉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憂愁悶絕，眾病現前，無有良醫能為除療。難陀！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

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妄生美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眾病所逼，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殺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策修梵行莫為嬾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

「難陀！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臥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眾事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是當死位。難陀！梗概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總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晝夜，一日再食總有七萬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集數有爾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厭。

「難陀！如是生成長大，身有眾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胸腹、手足、疥癩、癲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瘧，眾多瘧病支節痛苦。難陀！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癊病、百一總集病，總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陀！身如癰箭眾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無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

「難陀！凡諸眾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鎖、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

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鞕苦中愛樂沈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臥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臥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臥、若坐不行立臥、若臥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陀！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厭患勤求解脫。難陀！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陀！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更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難陀！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關，筋脈相連通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污流汗，黃水痰癊爛壞脂膩，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虫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蓋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濕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陀！此身元從羯羅藍、頞部陀、閉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壞井，常以醎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煮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臥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眾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醎酸、甘辛、苦味不善調故，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婬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

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命終時眾苦來逼，雖受痛苦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恪，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殺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噉強者[麥*欠]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闇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闇。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語意，貪著五欲造眾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黿鼉、鱓蛭、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狢、鵰鷲、烏

蠅、蜣蜋、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象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燒然極大炎熱，無一眾生不被燒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陀！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陀！懈怠之人多受眾苦，煩惱嬰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骨血脈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息，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

「難陀！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差異不？」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答摩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陀！若有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恚惱常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身亦復如是。難陀！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亦爾。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恚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

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難陀！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諂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為安樂。受他供給衣食臥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陀！應當修學。

「復次難陀！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陀！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為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白言：「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眾，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眾如是觀察，於色厭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厭患，若厭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漏心得解脫。爾時世尊重說伽他告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支，
眾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腭骨并鼻梁，
胸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髆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鎖，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腿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拄於身內。
骨節相鉤綴，　合成眾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葦舍。
無榍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關木人，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脈更纏繞，
濕皮相裹覆，　九處有瘡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譬如倉與篙，　盛諸穀麥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關，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樂，　智者無染著，
涕唾污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髑髏中，
胸膈痰癊流，　內有生熟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無識耽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暫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晝綵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陀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爾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陀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難陀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為斷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婬欲境極生愛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為說。」佛告諸苾芻：「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上。」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毘鉢尸佛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與六萬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王所都處，往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世尊有異母弟，於婬欲境極生愛著，其毘鉢尸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耽婬染，王聞佛眾住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大臣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彼王眾，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其弟耽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知友撫塵之類詣而告曰：

『善友知不？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眾，往毘鉢尸佛所躬行禮敬，聽受妙法獲殊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耽著婬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愧恥，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芻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於諸欲境極生耽著，幸蒙大師強牽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將去誠為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為說法。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眾，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厭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來大師慈悲為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耽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者及遠方來，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華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諸人眾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燒諸妙香懸眾旛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床座。毘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婇女及諸人眾，咸出奉迎遙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耽著強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為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耽著時，強牽令出愛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耽欲之弟，即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毘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為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耽著婬欲之境，強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愍眾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聚落，周旋觀察屆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

為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者生慶喜心，於花園中有一大德來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慇懃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旛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眾妙香水，并發大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

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佛告諸苾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沈水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最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號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別門總攝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　床脚拂遊塵、
行處著氈毯、　杵石須聽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割截支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條短條不應參差，割截應須齊割。」彼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條應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小。大寬四指或如烏張足，小寬二指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不淨地縫刺其衣，遂便垢污，佛言：「應以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尖床脚遂便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致損，佛言：「應作糠帑置床脚下，或破帛纏裹。」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疲極，食時既至入逝多林，見其食處敷妙褥座置好飲食，見生希有發信敬心，即脫上帔敷上座坐處出門而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人敷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來至寺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次遍觀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污若斯？且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污緣，告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損我衣。」起嫌恥心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污，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床座，次敷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一衣用拂床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床座。」

經久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增。」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長者入寺遍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氈毯，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答言：「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氈毯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為敷，苾芻便受。多時足蹋，遂為兩段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藉，問言：「聖者！因何氈毯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杵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將歸。」答曰：「佛未聽畜。」「若如是者可置地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杵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　勿使蟲傷損、
熱開三面舍、　可記難陀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衣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簷前不作，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橫繫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笕(戶浪反)。」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闇誦經者，彼誦經時有蛇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喚，唱言：「長脊！長脊！」凡夫苾芻悉皆驚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緣白佛，佛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疊遮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

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瓨打去其底、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萎黃病瘦無力。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陀具以事白，佛言：「應作招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舍，三邊築牆架作偏敞疎徹來風，不同於寺四面有壁。」苾芻即便於內安牆外置行柱，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窓還遭熱悶，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高下，佛言：「應與床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言：「應置窓櫺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窓扇。」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裙及僧脚崎，隨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既與難陀剃髮出家并受近圓已，將詣香山及三十三天、至捺落迦，周旋觀察還逝多林。諸客苾芻未識難陀，見彼身作金色具三十相周匝莊嚴，有老苾芻見時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悔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陀衣應為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為記識。此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齒木、　羅怙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服。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輩，以善方便策勵勤修，斷盡諸惑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為審諦，能使眾人敬信深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村坊，所有人眾獲大善利。」時具壽阿難陀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久為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覩相皆即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為讚歎言，事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察所應作事，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議云：「去為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眾，皆共來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眾，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

者，近彼村坊所有人眾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聞佛頻讚復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密持衣鉢，詣世尊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爾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

爾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眾皆集，佛於眾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陀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禮雙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苾芻皆來至此不蒙問及。」佛言：「阿難陀！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陀白佛言：「未審云何名為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陀！如我共諸苾芻，皆於門外洗雙足已，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阿難陀！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芻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以聖語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遍，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長者婆羅門皆來禮拜河邊苾芻。

此諸苾芻即為長者婆羅門宣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眄，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白言：「聖者！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彼曰：「何故？」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曰：「聖者！若不嚼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餘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嚼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癊；三者口無臭氣；四者能喰飲食；五者眼目明淨。」

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鯁喉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爾時世尊便舒無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萬字，能除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內彼口中，鉤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顯露處嚼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處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爾。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眾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恥，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願耶？令我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一、得然釜煮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觸便傾水流污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求盆無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苾芻遠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佛言：「嚼齒木已，當須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刮舌篦。」佛聽畜篦，六眾苾芻便以金銀瑠璃頗梨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令我用刮舌篦。」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眾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篦，苾芻應畜。云何為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時諸苾芻便即利作，刮舌傷損，佛言：「不應利作。」然此四難求，佛言：「應劈齒木屈以刮舌。」苾芻劈破便

用，刮舌作瘡，佛言：「劈齒木已兩片相揩，去上籤刺然可用之。」苾芻嚼齒木已不知作聲默爾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上。彼生嫌恥，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若不作聲者得越法罪。」苾芻唯於齒木一事作聲而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及吐水等，所有棄擲皆不作聲，佛言：「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漱，隨意喰食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羅怙羅。後於異時尊者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為住？為去？」准陀白言：「鄔波馱耶，我願隨逐。」羅怙羅曰：「鄔波馱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尊者鄔陀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怙羅！彼是惡人，恐行非法。」答曰：「鄔波馱耶！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趣人間。纔去之後鄔陀夷告羅怙羅曰：「汝來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鄔陀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怙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鄔陀夷轉更瞋盛，遂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禮佛足，見其啼泣問言：「聖者羅怙羅何故啼泣？」報言：「喬答彌！大德鄔陀夷手扼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圍繞而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王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眾雲集致有囂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陀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苾芻驅他苾芻令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內，不應驅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

世尊既制不驅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詔。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

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羞恥；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得窣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殷心。」時彼本師見來收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越法罪。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恭敬應可驅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驅出，若不驅者得越法罪。」佛言驅出，即露體驅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君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六物驅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六物者，三衣、坐具、水羅、君持。君持有二，謂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熱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臥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斗枅梁棟准次而安，上布平版版上布甎，於上復以碎甎和泥，極須鞕築上安鹽石灰泥。一重既爾餘皆類知，前安欄楯橫牽釘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為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芒、茅及楮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鐶，方便挂舉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抄食。」時蘭若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遮餘烏鳥，烏便瞋恨作烏音聲告賊帥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烏語，至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汝多有金，何不相與？」苾芻曰：「我居林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與定斷汝

命。」苾芻曰：「有瞋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賊曰：「烏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帥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枉殺。」知已便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局心行施有此過生，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濕，餅須細擘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止者得越法罪。」苾芻造房，天雨之時傍入簷下，水流漫損，佛言：「應作懸障遮。」苾芻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遍遮遂令處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明處。」版求難得。佛言：「蘧蒢席等權用遮障。」既遭雨濕蟲蟻便生，佛言：「夏雨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禮世尊足，禮已掃寺內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箒來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箒輕軟如綿，至佛前住。爾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眾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箒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箒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聞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箒遍掃林中，便作是念：「如來大師及諸聖眾，躬自執箒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親執箒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有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今善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疐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說如餘。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離染著心，曾無慳惜。後於異時王大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爾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勅大臣盛金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月滿生子顏容超絕、眾相具足廣說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

令八母乳養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妙法。』群臣受勅，即持金箱遍贍部內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當重為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炭猛焰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者可來觀我。』既宣勅已舉國皆知，無量眾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誠悉皆來集。時彼藥叉七日既滿，便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坑。』爾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召群臣咸乞歡喜，共為辭別漸近火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焰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為法曾無悔懼心。
今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含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爾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坑內。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爾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金葉，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委棄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我於妙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老宿苾芻棄禪誦業，入逝多林皆親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為知事人密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逝多林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揵稚總集眾僧共為灑掃。」時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眾，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爾，應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不洗者，以水濕手拭去塵坌。洗手濯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觀察床敷。」苾芻總作，佛言：「不應爾。可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污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旛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足蹈。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爾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床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飯隨意而食。爾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白言：「大王！我向廛中少取魚飯，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暫為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眾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爾時童子即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者童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盼使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今付長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

取，復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二先是惡見，王今試我令遣將去。」是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耶？」答言：「盡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隨入市，諸人遙見皆喚二童：「汝來我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遙見各掩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以，幸為說之。」諸人答曰：「汝昔強飡一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箒箒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無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糞不停。爾時佛告阿難陀曰：「為此二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陀留殘命食，二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陀：「今此二童當近汝宿。汝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眾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威力有大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光？」答曰：「此是梵釋及餘天眾來詣佛所，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答曰：「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邪見謂無後世，今見天眾，即於此時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稱其根性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流果。既得果已重禮佛足，白言：「世尊！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善來馱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如初剃髮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倦，未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爾時世尊度馱索迦及波洛迦令出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恥：「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於我眾中聲聞弟子諸惑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禮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眾，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然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
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馱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至長者家為眾行水。』」于時尊者奉佛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二人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為顧命令我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我等宜應滿世尊願。」爾時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床座，及盛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眾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及諸大眾悉皆坐已，是時長者復遣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宮人扈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至佛所禮足而坐。
爾時具壽馱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次第洗手。爾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耆宿大德苾芻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至上座邊，見馱索迦持瓶而立，極生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馱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眾悉坐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眾飽已洗手漱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爾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此馱索迦、波洛迦曾作何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自所

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馱索迦、波洛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蘭若處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無相，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他行？」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為時熱室小難居。」長者答曰：「若畏熱者為造地窟。」答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至夏月時復多濕氣便不堪住，後白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為地濕痰癊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如是者為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舍。」長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欲破，以緣白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　藥器用氈揄、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行者來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答言：「我患，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來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鹽。」「若爾，今何不服？」答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陀婆鹽。」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筩。」便安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角筩安鹽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鹽應安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角。」時畢隣陀跋蹉因患問答同前，須畜藥椀，佛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但臥空床未有氈席。長者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臥單床更無氈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氈席，汝何故

無？」答曰：「諸人多是宿舊出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答言：「若爾，我舍有好氈毯可用敷臥。」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氈毯。」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臥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不識認，問其子曰：「更得褥耶？」答言：「舊物。」父言：「因何垢污以至於此？」答曰：「為無襯替致令污染。」父曰：「此貴價物令其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襯，若不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佛言：「應作承足床。」苾芻不解，佛言：「若座不移動應以甎作，若移轉者可用版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及信心俗旅，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誦經師不敢足踏，佛言：「以草及葉替而方踏，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床。」林中苾芻此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疎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瑟身常抱疾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陀跋瑟苦熱身黃，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疎薄衣。」「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痰癊，於床兩邊棄其涎涕令不淨潔。天將欲曉，門人入房禮問安否，涕唾污額。苾芻見問，即以事答。苾芻曰：「我試觀之。」便入房中，見其涕唾床邊狼藉，告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中涕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棄涕唾之處不應輒棄。若在闇中不頭扣地而為禮拜，須致敬者口云：『畔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涕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側更多穢污，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等。」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互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涕唾時隨處棄擲，

佛言：「不應爾，棄者得越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厭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聞地獄時極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點污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瘙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身衣時時浣染曬曝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同梵行者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曾持鐵槽安藥湯浸。」「若爾何不持用？」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旋繞制底有泥污足，佛言：「應可布甎，上以碎甎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答言：「聖者！有所闕耶？」報言：「無乏，但為苦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常得火。」答言：「長者！佛未聽許。」答曰：「佛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無。」賊曰：「何方得火？」答曰：「賢首！有日光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言：「我寒。」具如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答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不密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與其火。如日光珠，月光亦爾。」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令浣衣人洗濯衣服，時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時鄔波難陀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詣洗衣處報言：「為洗。」答曰：「現有多衣，明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眾多衣一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惱掌頰而住，多人來見皆共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眾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以赤色衣

污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眾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撾打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眾聞佛不許令他洗浣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於池水邊自洗衣服，眾人見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撾打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爾，應在盆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履蛇咽、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畫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濕體披衣，色壞兼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拭身巾。」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苾芻革屣上有塵土，即便撥打令網系斷，佛言：「不應爾。」復用水洗轉加爛壞，佛言：「不應爾，可將濕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洗裙者，可用絹布一幅半長六尺許，橫繞腰髁撅勿令脫，更不安帶，是西國法也)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唱：「長腰！長腰！」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聽正法不？」答言：「阿母！不須說此無慈愛人。」母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說毛繩損項，母曰：「由此因緣名為聖者，若是餘類殺汝無疑。」子便默爾。時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調弄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母見告曰：「何故汝身萎黃若是？」答言：「阿母！常有知識調言破項，我負羞恥致斯羸瘦。」母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去不被毛繩。今可變形往聽妙法，隨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聽。」彼乏信心不隨母語，默然而住。母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項，欲聽法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往白佛。」過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眾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然受請。是時龍女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眾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眾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作非法

事，令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正法遂至銷亡？故諸苾芻勿以毛繩繫龍蛇項。若見來時即可彈指告言：『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者，以羊甲杖緩杈其頭，置甖瓨中傍邊穿孔，口以物塞擎之出外。此杖無者以軟條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應以杖徐按，繩索繫項舉置瓨中，如前棄外。」放草叢中，蛇縱瞋火焚燒此草，蛇亦命終，佛言：「不應棄草叢內。」後棄露地不久觀察，便有諸虫來相嗟食。佛言：「棄已不應即去，可於露地棄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作，造諸石器隨時貯賣多獲利物，便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得利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多福業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佛眾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行與上座，舊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不肯為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為受之，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為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染，世尊聽許。苾芻煮濕染木令染色壞，佛言：「曬乾然後煮用。」於日中曬令染不好，佛言：「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醭出，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又復以衣與染木同煮令衣損壞，佛言：「別煎染汁。」一度煮已即便棄擲，佛言：「三煮方棄。」苾芻三度煮汁皆一處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中後，佛言：「書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澆在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染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言：「不應多著。」或時染少令衣斑駁，佛言：「不得極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曬衣塵土便污，佛言：「不應爾。」復於草束上曬，汁向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無染色，佛言：「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損衣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苾芻作重大衣，染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敷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染舊衣，有以新衣投之舊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染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揉，衣色斑駁，佛言：「應以水揉。」苾芻染了當日水揉，佛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來至，苾芻惶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簷前。」即於簷前染衣，令染汁污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答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染衣之處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未為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禮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苾芻。苾芻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穿床禮敬儀、
別畜剃髮衣、　花鬘挂眠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苾芻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苾芻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答曰：「可為眾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苾芻念曰：「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貯於庫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答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眾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怪：「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苾芻曰：「我問世尊。」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噉麁飡，佛言：「不應麁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為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於床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床穿破作孔，佛言：「應取故床，若藤織者應割為孔，若絛編者擘開為穴，若病差後隨事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床孔邊可安軟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勿令高舉。」糞臭外棄更覓餘盆，如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總棄，可畜一一盆洗而曬乾。無第二盆應安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咸來問疾，少至便禮病人、老來病人致敬，緣此祇接病苦轉增，佛言：「彼身不淨不應敬禮，自身污染不合禮他，設他禮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越法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禮，亦不禮他。』者，大德！不知總有幾種不淨污染？」佛告鄔波離：「有二種不淨：一噉嚼不淨、二穢污不淨。言噉嚼不淨者，謂嚼齒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污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處并剃髮時，乃至未淨洗濯漱口已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觸時受禮、禮他咸招惡作。」(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軌則並悉湮沈)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白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禮佛足并問起居。」又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眾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來聖教之中，亦同如是禮敬法耶？」佛告鄔波離：「不應如是而行禮敬，凡是口云：『我今敬禮。』但是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禮，而未具足。然鄔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禮。云何為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牖，而皆口云：『我今敬禮。』彼云：『無病。』若不爾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還披此服而為食噉及禮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恥：「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食，還披此服敬禮大師。我等云何於此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其一而剃鬚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即縵條是)，應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乏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敧遮身而剃。」除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鬚髮已不知洗浴，可惡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衰微，或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洗五支：謂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等，以妙花鬘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受。」彼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漫棄？」佛言：「不應輒棄。」苾芻便用於髮爪窣覩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髮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故持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禮，佛言：「勿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招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嗅香，但是香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言：「可於臥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床施、　香泥及鉢龕、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好床座，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倚床，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棄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今棄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棄擲。」便將塗拭髮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嗅，凡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苾芻眾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白佛，佛言：「為受塗足香泥。」受已棄擲，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為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如前不應對面棄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應為鉢龕。」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鉢處。」佛言應作鉢龕者，蘭若苾芻無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塵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應置地。宜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言：「聖者！所持之物，為是鷄籠及安獼猴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復從乞油。其家有女將油來施，苾芻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雖解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聞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施，見器極大搥胸告曰：「聖者！誰能施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汝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滿。」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油器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抄，二內名中。應如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而行說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聞其所說而作是念：「此釋迦子談說非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吸其精氣。」即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此不可追，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復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

何之？」以事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人必論法語，汝宜且待，勿逐芯芻，我今共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我於此二必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二芯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詣給孤獨園，一向鹿子母舍，時彼小者禮上座足唱言：「好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病，勿為放逸。」時二芯芻各隨路去。彼不信藥叉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後來藥叉報言：「汝今不應輒為造次，彼二芯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漫生瞋恚。」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勿放逸者，眾善之本。如世尊說：

「『若不放逸者，　能得不死處；
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藥叉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為之事，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叉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藥叉專懷不信。凡藥叉眾於佛法中多不敬信，諸有芯芻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恐藥叉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制諸芯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時彼藥叉知佛許已禮足而去。爾時世尊，藥叉去後於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芯芻曰：「我聞藥叉作如是說：『芯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叉伺求其便。』爾所為非，諸出家者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芯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芯芻涉路行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止息處說聖伽他：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芯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隨路而行，遂被汗霑并塵土污，佛言：「應以帒盛置肩而去。」芯芻不知如何作帒。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肘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象鼻，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恂紐塵土猶入，佛言：「應安恂紐。」芯芻以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亂，佛言：「常用者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群賊於路劫人遂入村中，諸人競出趁賊敗散隨處依投。時賊求水無綆及罐，賊帥令人上樹遙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著事必有罐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遙望而住。苾芻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及水罐不？」答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鬧亂，各持刀杖左右觀瞻，眾中上首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刀杖？觀見彼賊欲殺苾芻，告諸賊曰：「何故仁等情生鬧亂？」彼具報知，上座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絛共相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隨意取水，觀察無虫飽足令飲。諸人慶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相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報曰：「當順爾言。」賊便禮足隨路而去。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君持并添澡罐(君持著嘴，澡罐口開)，俱尋前路漸至給園。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爾。」便持極短，佛言：「不應爾。然繩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剪甲等物、
支床并偃枕、　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髮人處，報言：「賢首！為我剃髮。」彼作是念：「沙門釋子強力使人，虛費功勞竟無酬直。」即取刀具揩拭延時，作如是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延廢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來，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作誑言，竟不為剃。有知識苾芻問言：「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為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為髮長欲求除剃，彼人誑我為此頻來。」知識報曰：「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剃髮，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剃髮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勿使俗流致生譏笑。」時彼苾芻聞是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仁今可來為我剃髮。」答言：「善哉！雖佛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剃髮，須刀磨石并須鉗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畜剃髮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家別一人得出家已，床無承足臥不安寧。然彼先時支體柔軟，所臥之物悉皆華麗，今時床下身臥不安，無多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住房，於所臥床如何安置？」見

其臥床頭邊低下，報言：「聖者！由所臥床頭邊低下，致令四大火力衰微，可於床脚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許。」「佛大慈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臥床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臥時，當安偃枕。」答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言：「臥時當安偃枕。」苾芻不解云何當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為帒，內貯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蹉性常抱疾，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我於先時用香熏土。」報曰：「今何不持？」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栴荼猪蔗寺、　鉢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　或可共至終、
濾作非時漿、　處不為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不知遣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尋？」答言：「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至不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尊言令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總誦得戒，然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總停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說法、其次眾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時非時漿者，云何為時？云何非時？」佛言：「其不濾者為時，其淨濾者為非時。仍以水涕涕之為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常多惡欲慳垢所纏，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或房分齊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云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是我房、

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旦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此是弟子處、此是門人處、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惱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尼剃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眾，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遍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禮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為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髮極長，詣剃髮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強使我作。」廣說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畜剃髮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眾馳騁而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癡人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眾前是為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手捼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捼之。」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施與大眾熟打好衣，準上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處眾集堂中共為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眾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答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誓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眾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

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禮辭而去。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恂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瑕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恂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眾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眾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為恂紐。」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漫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眾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眾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携君持瓶水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斂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服，唯著僧脚攲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甎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遙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

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髀令水斜出(若有三叉木者，置上極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臂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再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禮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捻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弟子親詣佛所俱禮雙足，具陳上事。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眾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為清淨事福利無邊。」(驗斯聖教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難違逆，但為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旨，致令學者無所准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或以筒槽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揩手，元無用土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翻成污染。今既皎鏡灼然，行否任其恭慢)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髮，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准斯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髮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他曰：

「『凡賊所為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以為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我聞兄亡倍生憂慼。仁今若能歸依三寶持五戒者，我為仁妹。』賊便美語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為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群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賊帥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子是。昔時觀水為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禮佛讀經，自不禮他亦不受禮，不應噉食不坐僧床，亦不入眾。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呪法皆無效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法，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墮惡道。」

時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垂，更著竪線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於其腋下流汗霑污，臭氣不淨令衣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怗緣。」苾芻不知如何安怗？佛言：「用物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怗。」佛言：「不應用白物怗，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佛言：「不應(此乾陀色，恐染餘衣)。赤石、赤土染之。」苾芻縫著，佛言：「應可麁絣。」遂於一邊安怗，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怗，顛倒任披。若有臭氣，時時坼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毘奈耶，唯願慈

悲亦為尼說。」佛言：「無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毘奈耶法。然於苾芻尼眾，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眾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眾，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持苾芻尼毘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梵諸天皆為供養。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毘鉢尸，十號具足，與六萬二千苾芻，往親慧城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眾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眾作隨意事。』父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珍寶種種異物，奉施尼眾為隨意事，即於眾首合掌禮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眾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眾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眾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即旋歸。」禮足而去。既至彼已，眾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禮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即棄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互相瞻視，我今宜住待差當

行。」即便供給病遂瘳損，白言：「觀察臥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乏不？」答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為暫來取自衣鉢。此眾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眾法請作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為善事汝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遂禮師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禮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遲遲？」彼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為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即擬還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爾，門人亦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經。」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瘳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去，別求依止。」答曰：「蒙作依止，是事流恩，一無闕乏，今何驅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聞默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爾習讀，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讀師亦為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即便棄擲人間遊行，於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還來給園，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來。」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身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

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理。」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禮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禮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禮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恩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為觀察房舍臥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答言：「阿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棄他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師見問曰：「汝今復來，有所遺忘？」答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為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眾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來請其師曰：「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如此傲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虧善品，佛言：「應為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教我闇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看承供給是我當番，讀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

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聰、一懞。授聰者時以其文長，懞便事闕，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向門徒舍，出床令坐六人同坐，其床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慚恥，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噉葱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床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床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爾，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床三人得坐，若大木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為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近圓，師即為喚作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人未來，鄔波難陀左右顧眄，見樹開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眾。」彼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主，難久祇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眾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來！何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一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大。「為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疹，大王訶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鄔波難陀。」王聞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

波難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該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陀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新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禮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擽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擽尊者頭。時阿難陀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擽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令擽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事。」鄔波難陀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即為具說。時鄔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諾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覩苾芻。時鄔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擽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打其頭。鄔波難陀即捉其臂，報言：「癡物！鄔波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陀有大氣力，牽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至王門。六眾法爾，若懷忿怒，至王門時王殿遂動。王覩相已報左右曰：「出門觀察豈有聖者六眾來耶？」即便出觀，見鄔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今在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答言：「我為從者。」又曰：

「王先有制，觀諸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是事放免不並餘人。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輒以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羅門到街巷處告眾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即斬左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陀遙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王！為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手，彼手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手？」答言：「斬訖。」「若爾，聖者鄔波難陀見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勅更截右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臂而住，後時鄔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眾，皆生譏恥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彼婆羅門，鄔波難陀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擁護心，鄔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願，於果樹下加趺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彼頭。爾時隱人說伽他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苦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棄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暫時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時彼獵師頭先無髮，其果纔落頭遂血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跳擲枝上，便即援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墮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隱人即阿難陀是，往日獼猴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陀是。彼時為阿難陀之所擁護，鄔波難陀之所酬

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棄。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蘇陀夷、　大衣暫時用、
師謨婆蘇達、　取鉢己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緂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闇林中殺而噉食，骨及頭蹄棄擲而去。六眾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遙見有烟群烏亂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殺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麞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飡，餘骨頭蹄是他所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棄去。六眾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收將。」即便收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眾共收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為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棄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棄惡，我等收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闇林中好者選食惡者棄去。六眾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賣香童子，有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緂纏裹我身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毛緂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

裝飾喪輿，毛緂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緂用裹屍骸棄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緂。時彼非人即便起屍，堅捉其緂作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緂。」凡屍林人多有胸膽，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緂生餓鬼中，今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相爭，以脚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緂來。」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緂。」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緂必歐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緂，若不與者歐血而死。既與緂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臥。』後以緂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緂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緂者可在前行。」至林遣臥，隨言即臥，以緂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黑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眾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殺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是。若有虫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禮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禮制底，若樂禮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床敷等，不入眾坐，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床座。若喚坐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炙黃臘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

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禮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濕損壁畫，佛言：「不應爾。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甎應為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眾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眾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眾鉢水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食已洗鉢，取殘餅麨菜餅果雜葉，以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

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之葉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實不清淨，安鉢之葉脚蹈而食。」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革屣食，俗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革屣食便增病，佛言：「若病人，不脫革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與，眾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禮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答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與我出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誰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眾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眾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棄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爾，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諳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褒灑陀，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者得越法罪。」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撿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眾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棄寺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棄寺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棄寺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逃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忽遽？」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告已大眾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臥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眾聞此制已，即於頭背髀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眾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為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為四？佛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為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為六？」答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棄，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鄔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為出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

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眾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囂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苾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眾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己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棄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處而為染作，被塵土污及風雨濕。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殺牛羊耶？」答曰：「非殺眾生，是染汁墮地。」報言：「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染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燄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　不應割去繢。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世尊於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眾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眾聚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聽種樹。」苾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眾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為防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

樹須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當於四邊壘墼遮護。」復為熱傷，佛言：「應通窓穴。」夏雨如篩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除圍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緂與影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上緂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緂。」「若如是者窓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緂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蹉！何因惱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緂滅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緂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緂住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緂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苾芻得斯好緂，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後有蘭若苾芻得他好緂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蔘葉、或安阿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蹲脊而臥。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善品隨處而臥？」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禮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疊衣帔，持來寺內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縕，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觀其帔疊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縕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縕直爾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總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　捨墮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啟、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諸苾芻即以死屍并其衣鉢棄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亡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身死，應為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濕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臥，以草稕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啟無常經，并說伽他為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譏，咸言：「釋子極不淨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爾，應可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禮制底，佛言：「應禮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為此無間有情息猛焰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滂如車軸，獄中猛焰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答言：「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大雨，令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外道哺剌拏，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贍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

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推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勿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頌言(露形外道自云正命)：

「正命眾中無沙門，　釋迦眾內沙門有；
若阿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外道即見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答言：「汝等眾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眾，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晡剌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眾生，今墮惡趣受耕舌苦，總報徒眾，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巨過，打便合理。」眾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搥[竺-二+韋]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怪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形體碎如搥[竺-二+韋]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眾中稱說神通最為第一，何乃至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襆其身，猶若攖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眾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

時有苾芻未得聖道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臥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悉皆爛熟碎如搥[竺- 二+韋]。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攖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眾總萃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碎如搥[竺- 二+韋]。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攖兒持至園中，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既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大師聲聞眾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騰遭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為二語，親說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衣掩淚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為瞻養，慇懃致敬禮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願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禮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　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為？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搥[竺- 二+韋]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垂恩。」諸人曰：「斯為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禮足而白：「大王有教總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慇懃禮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者答曰：「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眾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蚖蛇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眾苦悉皆無；
佛及聖眾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搥[竺- 二+韋]無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皆放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禮尊足，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辭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住何為？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為他說；

聖眾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勝法中，於後而來最初而去，有何意耶？」爾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他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啟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為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仁頗知不？我今欲往那羅陀聚落，於親族所為其說法，當趣涅槃。」答言：「具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為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頡離伐多、跋陀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準陀與苾芻眾詣那羅陀村(在那爛陀寺東南二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芻眾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晝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為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怙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準陀以為侍者，於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那羅陀村北升攝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涅槃，時有無量百千眾生悉皆雲集，尊者觀察如是人眾堪應受化，順其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令彼眾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屬，及諸大眾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響。諸苾芻眾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窟江河之側，隨處禪修受解脫樂。時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地忽然震動？」斂念觀察，見其親教已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師於贍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尊者弟子有八萬阿羅漢，同時皆悉入般涅槃。
爾時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為滿足，
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大目連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園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萬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陀及羅怙羅，聞舍利子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佛所禮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暗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爾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為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準陀為鄔波馱耶焚燒供養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難陀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陀即將準陀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辯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準陀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阿難陀：「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携持此法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具壽舍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離慧、趣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讚勵慶喜，聞悉解了，處眾宣揚情無怯弱。然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既涅槃，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佛告阿難陀：「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性常滅壞，不應憂慼。阿難陀！我先曾於處處宣說，一切恩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歸離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條花果繁實悉皆充滿，枝聳出者必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墮落。今

亦如是，佛為上首苾芻僧伽現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妄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妄生煩惱，如是名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陀聞佛說已，頂禮佛足退辭而去。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連曾作何業，被諸外道粉碎其身？」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大目乾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長大為其娶婦，兒於婦處極生愛戀，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為敬重，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己婿邊未能暫離，而更於我夫主強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強生言責。』遂起惡心作磣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搥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中身常被打碎如搥葦，乃至今日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眾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如是應學。」諸苾芻眾聞已奉行。

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爾。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又共議曰：『無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

「『不問冬夏時，　但令有風起；
風生寒即有，　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　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熟打而去。汝等苾芻！往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即大目連，今時亦爾。」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為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為慶喜除其憂慼。汝等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痆斯城，王名梵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陀羅。』後於異時善生王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號哭，搥胸大喚憂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解憂結。』即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為輪，裝挍精妙可疾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胸當破而取命終。』王聞是以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強欲令求覓。』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臭屍肉，　喚子苦悲號。
日月纔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處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棄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陀羅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即阿難陀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陀梵授，　往昔事應知。」

爾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阿難陀於舍利子遺身之骨香花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為供養。便詣其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知不？尊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尊重，長時日夜敬仰彌深，仁將彼骨隨處供養。我亦有心欲申供養，惟願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惟願慈愍，與我具壽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難陀：「汝於同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來所未為供養，未是報恩。於如是事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真為供養是大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出道勿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來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為諸有情備受無量百千萬種難行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我為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身骨已禮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華妙物具申供養。時此城內人眾，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準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毘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眾，咸持香花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養。

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眾咸持供養來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來欲申供養，見門鎖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緣，可往白佛。」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眾，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眾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甎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上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竪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耶？為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來造窣覩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

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為安置？佛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

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估之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舶。時彼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屆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無厭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眾多金銀珍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與贍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供養，所餘諸物衣裳疊布及錢貝等，現前僧眾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為、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眾苾芻不審見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生羞恥，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既爾，如是應知，憶念、問訊、不為教授、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阿若是解了義)。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爾時佛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有二種呼召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少年為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佛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為汝等已廣宣說毘奈耶藏，未曾略說。我今更為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蚊幬隨意畜、
三股杖作釜、　應張羯恥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眾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犯捨之衣捨與眾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捨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眾，可與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眾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遣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應強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為蚊蚋嗟食，爪搔癢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不畜蚊幬耶？」答

曰：「世尊不許，欲何所畜？」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聽諸苾芻畜其蚊幬。」苾芻不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蓋。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纏帶懸垂。」直縫留門蚊蟲還入，佛言：「不應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若下邊蚊入，可以氈席或將餘物壓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漉者，時諸苾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言：「近上應穿為三孔，以繩貫繫，或安鐵鐶寬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瀉水之時溢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勿令溢出。」瓦底無棬隨處傾側，佛言：「安棬，勿令瓦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令蟲悶絕，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濕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作三孔，以繩繫之懸在三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若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瓦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瓦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水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莛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比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牽出。」(其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無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受二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遂施銅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銅鉤，可受小竹箸頭。若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衣掩蓋，右手携鉢。乞得食已，隨至一家安置飯鉢，自將淨繩一條如麁筋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濾以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繩一頭穿鉤急繫，擡繩使起與罐子系齊，即於繩上繫小鐵鉤。鉤系起時務令平穩勿使傾側，並豫先作了不得臨時求覓。即以小羅覆蟲罐內，徐徐放下至水縱鉤，拔繩令覆，再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索鐵罐覆之，如前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鐶可容三指，以罐鉤內中擡起系齊，同前著鉤覆虫在中，下令至水準法翻覆，假令深井亦得為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別為盆貯，或可送往河池，寫水竟時還須滌器，斯其法也。夫以如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有性遮，遮輕性重，性罪之內殺生最初，是故智人理宜存護。若將此為輕者，何更重哉？若能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之

人動有萬計，於濾水事存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到口傳，冀諸行人遞相教習。設使學通三藏、坐證四禪，鎮想無生澄心空理，若不護命，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屠兒牽羊入寺，不過數口放作長生，眾共看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萬生？既知教理，宜應細羅細察，自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畎植，規求小利不見大尤，水陸俱傷殺生無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束手泉門任他分判。故經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設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苦誰當用之？脫有能為，善哉！甚善！龍花初會共結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捩乾、不日暴、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眾水，徒眾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眾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盞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麁箸。上以疊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覆如上準為。」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為棄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眾安居了應張羯恥那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羯恥那衣寄奉大眾；勝鬘夫人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取一衣作羯恥那，餘皆還主。王聞是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今者更重收取？」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為僧伽作安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收來。」彼便集聚遣為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記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慘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為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日，遣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侍，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己房中，時諸苾芻共來借問：「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眾共分，準分應與。」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爾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己房中，舁彼屍骸既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亡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將此物來至眾內。苾芻問曰：「此物且來，餘有多物，何不將來？」答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大眾問曰：「此是誰物？」答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眾。」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爾，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為委寄者，即還對彼而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是鬪諍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其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雖復苦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為鬪諍，亂惱眾人。」答言：「如何我不留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遙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指他苾芻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違者並招愆。
緣處同前。時六眾苾芻雖居界外，亦與界內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在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眾即便強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出界者不應取欲。」六眾聞已遂於界外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六眾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六眾苾芻便於界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為。
第五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
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因事出外入逝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住可有幾人？」既見苾芻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眾尚可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總數已告眾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禮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爾許人，隨其僧眾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眾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敬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眾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孤園內。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齒木澡豆，旦令使人往白佛眾，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芻僧眾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瞻病人；四、觀臥具；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欲制學處。時彼長者準計僧數，安置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準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有客新來，爾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我當辦食。」苾芻默爾。于時大眾有飽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典座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而至，佛言：「此亦告知。

我今為彼眾首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眾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曰：『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濾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不撿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與諸俗人同座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婬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求寂同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與小師共座？」答曰：「此非俗人，是出家者，斯有何過？」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坐。」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座，復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座，若無夏者得共二夏者同座，一夏者得與二夏者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同座。」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難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　不誘他求寂、
不為誓賭物、　亦不食虎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軟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污其座褥。苾芻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軟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準陀來聽法時，苾芻便與鞕枯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硬座物？」答言：「軟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軟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腰絛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眷念心還擬收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大德鄔波難陀，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鄔波難陀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得吐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僧寶而為呪誓，或引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而為呪誓。有信敬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

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為誓，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鉢腰絛等物而為賭賜。俗侶見時共生譏恥，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鉢，斯非合理。」答曰：「有何非理？豈噉葱蒜而飲酒耶？」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恥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遙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覩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入逝多林。其虎尋氣來至寺所，夜於門外啼叫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來大聲啼叫？」阿難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來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敢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眾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　不為言白等；
若得上價緂，　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陀鄔波難陀因行人間遇到此寺，于時大眾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鄔波難陀白難陀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為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物？」答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眾言欲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眾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輒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告眾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眾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眾，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揵稚。」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告眾令知復打揵稚，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眾及揵稚聲？」即便告曰：「雖告眾知及鳴揵稚，仁等豈可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為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故惱眾僧？告白揵稚并復行

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眾行耶？此總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事仍對眾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眾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此城人眾既聞長者圖畫已周，競來觀看，遂有無量百千人眾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眾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緂，即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緂施四方僧(此中雖言四方，意與現前，非常住僧也)。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為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緂為片眾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緂，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緂，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眾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腰。」一云：「拭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緂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貝眾可共分。」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緂時，賣取錢貝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熊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眾苾芻自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於此城中所有人眾，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象師邊曾不見施，今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為鞋履，於繫象處上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即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求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少多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眾聞已點頭唱諾棄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而立。時彼群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象師鉤斸象頂不能令住，六眾遙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答言：「鉤斸不住如何手牽？」六眾報曰：「我能令住」。答言：「聖者！若能令住斯成大恩。」六眾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象下風，象不聞氣，即不驚走。諸調象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象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象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最勝大象，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爾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

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為鞋履，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為處方。」報言：「應用熊皮作鞋，著時病差。」答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苾芻白佛，佛言：「為病應著。」多重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此二頌攝至第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喬答彌。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臥具、
不合灒水污，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綖、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猛獸皮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眾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眾便用皮綖，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擁前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屣。」(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緣持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梵授，唱誓尼城王名大輪，憍閃毘城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眾生皆得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蓮花王告眾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梵云頻毘娑羅)。」其梵授王告眾人曰：「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眾人曰：「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眾人曰：「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爾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非人輒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血垢所污，譬如眾寶聚在一處不相霑污，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妙瑠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見別，母觀腹內分明亦爾。母雖持胎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婬染意。十月滿足往藍毘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爾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井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瓔從空亂墜。更有眾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那剌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那剌陀，聰明辯慧數來參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即說伽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那剌陀白其師曰：「鄔波馱耶！若如是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中為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逢迎。」

菩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闡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厩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現，諸國朝賓奇珍總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梵云薩婆頞他悉陀)。」此是菩薩最初立字，號一切事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輿，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禮。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曰：「可抱太子往禮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遙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禮其足。臣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爾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即便總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 相人知算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圓海內無諸患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答，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以共餘經及律論等，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爾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剌陀曰：「摩納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禮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遙唱：「善來！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禮足已白言：「大仙！何事得來？」仙說伽他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答曰：「雖睡，我欲暫觀。」王便抱現。覩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見已說伽他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仙以伽他而答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有此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覩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眾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諂誑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眾致敬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 博迦花，幢蓋陵空、香煙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眾皆悉存心，明日晨朝看大仙出。」眾既聞已各至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

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剌陀來禮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比羅城，太子興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號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爾時獲甘露味。」說伽他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爾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剌陀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慼，遂詣婆羅疪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剌陀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號迦多演那仙人，眾皆敬重。

時嗢逝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為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厭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首六千婇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為無益。遂即住情而為遊縱，噉好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

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眾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疪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嗢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　有五殊勝物；
因敘奇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勝雄象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駝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駝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憎、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憎睡。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時至象馬厩而為撿閱，於後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乍容忍恕，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爾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爾業，誰復應為？」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大臣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為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為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為？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

「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君等為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在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欲作何事？」答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喚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暫睡。王於初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為答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為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答言：「大天！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鵂鶹鶴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駁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麨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鵂鶹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求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為警覺？」如前答言：「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世有芒草以物椎打，與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

善。」至曉便將芒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告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駁，還有爾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盆盛沙，瀉水令滿其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答。王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升和一升麨，揣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麨，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為泥土。」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蠍所生；
與彼五百金，　驅之令出國。

爾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蠍生。」王曰：「汝今罵我。」健陀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臥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與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蠍，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乎！』於時彼蠍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蠍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眾人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錢令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那剌陀得果，　妙髮鉢持油。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瘳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然王舍城頻毘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為大醫王眾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齎書往頻毘娑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眾相迎。」時頻毘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王：「願賜教命奉旨 當行。」王報言：「子！彼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心即皆殺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唯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設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嗢逝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悉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共進發漸至王城。

時猛光王聞醫王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是王子，復是醫王，應為盛禮迎入城闕。」時王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王

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眾，前後圍遶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王答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怪者。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噉食。時王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伴童子現相指授取爾許來，王既得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知走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矣。」王更大怒便喚飛烏：「乘葦山大象速趁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追趁，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趁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來食菴摩羅果。」飛烏答曰：「我奉王命，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羅果各共食半。」飛烏即念：「共食一顆，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剖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烏。飛烏受果即食。時飛烏先患癩病，既食果已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烏使者，汝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養飛烏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王既得病差，是時飛烏却赴王所，王見問曰：「醫人何在？」飛烏答曰：「王得醫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王今病差，臣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報彼大恩。」飛烏即作勅書報醫王曰：「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氈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

其氈。世尊見施，告阿難陀曰：「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怙羅隨應著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敧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爾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疐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眾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乃有無量百千人眾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疐斯既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那剌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剌陀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時那剌陀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為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時那剌陀與五苾芻先為親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當與金篋而

為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剌陀！應往佛所而為諮問。」那剌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已出。」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為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剌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答曰：『在施鹿林中。』」那剌陀受佛教已，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中。時醫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剌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疪斯有大婆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作是念：「作本龍身往世

尊所，龍有多怨恐為障礙，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并九十九俱胝兵旗扈從，千子圍遶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人眾而為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而為說法，時諸大眾遙見輪王，無量百千軍眾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詐心誑我徒眾？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恐有眾生共相損害。」爾時世尊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婆羅疐斯城，尾在得叉尸羅國(相去有二百驛)，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畧羅大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霑污形骸臭穢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啗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眾見此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麁澁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慈氏，十號具足，為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眾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大眾：「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疐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定門，於寂靜處晏

羅樹下而作經行以自策勵。于時罌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罌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諸蟲，蠅蛆啖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罌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

爾時那剌陀仙人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剌陀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號。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那，應將此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爾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來常依中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捲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爾時嗢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輿相次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臣白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聞議已，祈請攘災悉皆備作，冀除疫

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即當報我。」爾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愍。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逝尼國猛光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即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疐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往嗢逝尼國，路次建拏鞠社國。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為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心懷憂慼。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爾，樂人買髮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須此

髮，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髮將去。

爾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眾極多，卒何能濟？」問言：「聖者！眾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爾時老母知受請已，禮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旦敷設床席瓮貯淨水，往白：「食辦，願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法，問言：「爾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事？」尊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為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纔入城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殄，何因今說由彼苾芻？」諸苾芻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

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廐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象廐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麁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爾而住。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答言：「賢首！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象廐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

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飡欲出之時，復如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剎利灌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厨饍事難一准，因何今日不見嗤嫌？」彼便默去。次芯芻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象厩馬厩亦然，淨穢精麁問答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芯芻眾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爾時尊者為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眾，明就我宮為受疎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芯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

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眾整容端坐收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內闇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橫屍在地，我於爾時恐鉢傾側怖頭落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爾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芯芻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婇女，及眾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芯芻。時眾食了嚼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眾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眾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既至城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

心，暫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髮以為婚事。」問言：「為誰？」答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曰：「爾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盛嚴旗鼓，從建拏城將至嗢逝尼國。既入城已即於是日，所有疫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號曰安樂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爾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珠瓔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爾自收，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默爾。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兒置內，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箱朱絛急繫紫鑛印上，報婢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眾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遶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絛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號名牛護母。

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

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有嗢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商人來至於此。」王遣喚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嗢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眾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陵隨處逃竄，謀臣猛將何所用為？王若比來以我為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為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此麁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云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為設飲食，馬須好飲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曰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己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圍旋旆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

「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己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爾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

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婿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眾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麥*欠]、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諸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闥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闈，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臥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蓬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冶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嗢逝尼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爾。王遂強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膳尚麁，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時人號為增養(從此已後故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爾。後於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懲息？」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

「此欲如何？」答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臣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某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眾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汝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云：「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今欲食？」答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答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患。」眾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我若作言，斯成有礙，至於進退汝自當知。」答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時有婢使頭戴水瓦在傍而過，一童子曰：「我以乾丸彈瓦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濕丸而掩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彈令作孔，次彈濕丸掩之令合。于時增養遙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怨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爾，可於我所共汝為活。」答言：「隨命。」既蒙收採，問曰：「我更何為？」答曰：「汝但習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內。」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

競，童子即以穢丸遙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陵。王復問言：「汝得好不？」答言：「王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在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萬機之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若見我在內住時，汝於側殿在我床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為汝舉足令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臣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愆？如是作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默爾。後於異時來入內宮，問王安在？隨王言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時皆不忍可欲致[麥*欠]辱，王言：「汝莫！是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或云：「出蛇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婇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欲來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剎帝利種，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惡心非理枉殺？」彼所零淚落在王身。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答言：「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答言：「某處容可走出，然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能得出。爾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蔭元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遙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搖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為幸

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篦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眾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總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某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遙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爾命存。」王既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婬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牸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萬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強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癬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目驗。」是時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恪。」醫人為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遙擲小毬尋即褰帷，報其父曰：「過我毬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闇，愛著星光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衣臥破床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爾之時我於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馬鳴。王今娶我豐足內人，誰能為我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為求之。」于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染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婬女見其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底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容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

容受勿苦相驅，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為之。」
是時婬女情欲驅遣，既大便已遂以棗核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棗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脚踏其腰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污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慚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無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為好事。」長情之婿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皆為作。」答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今疑汝定不能為。」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臥單床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仕宦，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爾已來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慢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宜可聞奏悉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啟王：「事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所，白

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髮，既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使報增養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低頭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誇誕昌 言告眾曰：「若被女人如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阿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髣髴。」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侶，於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有大眾商侶來至城者，或王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侶總放稅直。」答言：「隨意。」報云：「不應晝日，可待夜中。」幻師即便掩晝為夜，增養共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著，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枯骨臥糞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豈噉肉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從求出家。」即行就禮，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尊者即與出家授五戒十戒已，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姦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撿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姦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言：「阿母顏狀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爾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誑佯病而眠，時彼婢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

看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婢歸報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念：「我懷瞋色棄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蝎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眾，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垂臂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暫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興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群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我憶是

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爾時嗢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我若不去，既無別業餬口交無，宜可携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為畋獵事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人記識遙唱：「善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眄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鎮被幽縶。時諸宮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外覓別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何不去求外丈夫？」然被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持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計算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臾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聞流遍餘處。

時憍閃毘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

歡。」答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怨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剎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為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氈席。」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臥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眾，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那，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為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內。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勿放男子。」時瑜健那知其事勢，作如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云：「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棄瓦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瑜健那，即將見王：「秖由此人令出光王走。」時瑜健那前白王曰：「我比蒙王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害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已驚惶思求方便。

時是南方有機巧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作，望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葦山大象，遍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嚮已，報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象形。」彼即隨言作機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象糞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關，可令此象往憍閃毘不遠而住。王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若獨來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內急走歸國。」工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閃毘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役者，見象奇絕咸共觀望，有說：「此象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光王所失大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以：「比聞猛光王有葦山大象，世所超絕。由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視。」王聞是

已極生大喜，告瑜健那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眾共出城闐，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為，扈從雲屯俱集坷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且退我獨往看。」于時眾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象內人見王獨來，即便住象。王至象所，諸人便出捉王入象，遂動機關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收執，有大兵眾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趁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鍾鳴鼓人眾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勅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象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解盡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策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象文書，以幔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死不疑。」即便隔幔就學其文。

時瑜健那在憍閃毘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興繼嗣。」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為外道女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象經書。」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眄，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象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答曰：「寧有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眾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為方便令契汝心。」既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為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象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處瓔珞，上覆草衣自號春花，佯作癲狀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臥或起口出狂言，而為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為樂；
我即是春花，　共為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覦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戮，可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答曰：「若爾，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且讀其文，走策驅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語掌象人曰：「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晨至。」時瑜健那作逃走計，背負象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為？」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團。」人謂狂言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憍閃毘路挂在樹枝，象尿瓦盛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瓦挂樹枝。時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鬘、天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欵不移，時出光王遂與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鬘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即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毘；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汝可急乘葦山大象趁彼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象隨路而去。大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枝取其象糞棄地而去。大象遂嗅不肯前行，逡巡之間母象遂遠，經多踰繕那復還趁及。瑜健那取象尿瓦擲之于地，大象復嗅更得前行，至自邊疆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

曰：「有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爾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誑術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汝父來至憍閃毘國為織師者，我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默爾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那曰：「卿頗能得解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令學織工。」答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嗢逝尼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觀收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絕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交歡。」女曰：「此是床褥，隨意所須。」既為欲染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坐臥共作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遍覆，令四人舁床，大眾歌唱，出嗢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從者，或復搖鈴而為歌曰：

「人間蚊子能食月，　毘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怪王隨處求覓。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毘國，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 延所願皆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王先闥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躓頓我父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盛設香飡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弊衣臥破床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

人何乏有願不酬？」答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為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天神情生啟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憍閃毘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纏至于頸，輿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施會，命婆羅門眾數滿千人盛興供養。』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惑。」王曰：「此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為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飡。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人：「汝可麁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勅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餘眾。」諸大臣輩各作驅馳，不欲令知內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沃，香爐寶蓋無不普薰，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舞妓翩翻。當此鬧時天授遂即將王上城，令其臥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骸。時大城中所有人眾驚惶震懾，傳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眾聞已號叫囂聲，拔髮椎胸喧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園。諸大臣等眾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為惡計殺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熟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礙。出光作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

百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毘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纔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時王即乘葦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千萬，與彼淫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尼城大臣人眾婆羅門等怪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又曰：「王既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報言：「仁今殺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爾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為來？」即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象象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象鳴聲作如是語：「我聽象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象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器，象便脚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鶺鴒鳥，當道生卵象脚踏碎，鳥見悲叫。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象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蛇，縱身垂下欲蜇於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為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象乃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王：「前有相師作如是語：『象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園中任象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云：『我今至在芳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愧恥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窓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云：「我意思量於此窓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令增養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命。』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造婬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向婬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令汝獨去竊報夫人，云：『我今來停在園內。』汝便以語遍告城隍，是則於我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譏王。前於陶家見有坏器，象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象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枝見蛇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為數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為處而強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譏王也。又云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遍告

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疏云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時，親見二女作如是說，一云：『王來。』一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答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密聽聞王語聲，此亦非我為無益事。」王曰：「汝今無過，可自安心勿為怖懼。又復我行去後，有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須殺却，今正是時。」答曰：「婆羅門且待，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答曰：「我作方計殺除望得。」王曰：「除惡為善。」

時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閑明呪，增養詣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設計得令除盡？」答言：「阿父！我能擒得。」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嗢鉢羅花，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能殺？」答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淨潔，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求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來集。」女聞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亦為貪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子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總殺。王曰：「此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即令遍語：「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殺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為欲救濟我故，日日應來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來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眾，汝宜好數來報我知。」門人敬諾，王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為貪好食，便受王請皆來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總有八萬，便即白王：「數滿八萬。」王聞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眾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夢？所謂一者見白旃檀香泥遍體塗拭；二者見赤旃檀香水澆灑其身；三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毒蛇；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是時彼王既作如斯眾多夢已，即大驚怖遍身毛豎，作如是念：「豈緣此事，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

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
爾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惡兆乎？」既至彼已頭頂禮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答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兆？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最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萬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日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飡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形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眾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兆？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軟者皆盡，遺餘堅鞕。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最初『諸』字。

「『諸軟處皆食，　唯有鞕皮存；
願王知不樂，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
「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彼人於日日在烏巢中打破卵子，烏見子死心生怨恨，悉皆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為，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
「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鼈蝦蟇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魚。今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鼈；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驅鳥令去。
「又復大王！王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象母象並悉生盲，唯有一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雌象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園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今』字。

「『今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象，得與父母共為歡樂。

「又復大王！王住宅中有被縛鹿，既離昔群，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彼』字。

「『彼群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
「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仰瞻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兆者，如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國王送大白緂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為先兆。
「又見赤栴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赤毛寶緂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此為先兆。
「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那國王送上金鬘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此為先兆。
「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劍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二鯉魚舐兩足者，有師子洲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安樂夫人，此為先兆，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
時猛光王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穌，深生信仰禮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教皆悉奉行。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枯竭池中添水令滿、放象并鹿及被繫鵝，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緂奉持供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可持此緂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知，今此

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即取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緂，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劍，大臣取其寶履，唯餘寶象王自取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往尊者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慈造弘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教，遮諸苾芻不受王位。」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受用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幸當為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待我白佛。」王言：「任意請佛。」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住，是時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演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然為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畜類？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遙知迦多演那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世尊！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謂是村田。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即為尊者遂造大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佛告諸苾芻：「我今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受用物，謂是嗢逝尼城猛光王為首。又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餅食，謂是鷲峰山摩揭陀主影勝大王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臥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造毘訶羅，謂是婆羅疪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餅初；
臥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爾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椀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緂簷前而過，緂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焰？」答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焰。然是星光披其寶緂，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緂汝棄不取，乃取金鬘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鬘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緂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相輕忽，便致

瞋忿遂持酪椀擲王頭上。王先闥額因被椀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勅增養曰：「汝今宜可殺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既忿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大王！奉勅令殺，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為異事，亦當殺我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為大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誡勗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曰：「王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閑其事。」內總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無厭不眠，　總收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暗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果木敷榮。於大樹顛，有二鳩鳥為巢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雌鳩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食，且求餘物權自充軀，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共噉。』答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飡噉。」因何汝遂獨食果耶？』答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失。』二鳩皆云：『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雄鳩嘴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鳩在傍看果而住，忽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為懺謝曰：

「『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愆咎。』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殺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鳩，　無辜殺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長者，時屆秋天，擔黃豆子詣田欲種，置於樹下向迴轉處。樹上獼猴下來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緣樹上時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覓一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棄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為小瞋心便亡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曰：「因何一語便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亂，令殺夫人；汝即隨言，豈成道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闇。」即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臼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為好相。云何為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婿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云何為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汝遂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亦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無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杵臼。」答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杵臼。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綖、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杵臼。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杵臼，更有三種。云何為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倡狂，　此三應杵臼。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杵臼。云何為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杵臼。」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大苦！」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為定，乃有三種。云何為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患害。云何為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遂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為三？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勇健者無瘡痕，
見衰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賤。云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殺愛夫人更有何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事須漸漸。云何為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車裂，　姦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愚人，如何殺我所愛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云何為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云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

「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姦詐，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姦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姦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　孤獨事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兔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婬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為行無路糧，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殺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為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云何為四？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棗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云何為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為四？

「帛打生光澤，　驢打即能行，
婦打依隨婿，　鼓打即便鳴。」

王曰：「殺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為四？

「風起塵驚去，　眾嚮失歌聲，
承事無用人，　德處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為四？

「國王為妄語，　醫人患霍亂，
沙門起瞋恚，　智者事迷愚。」

王曰：「汝為無益，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無益之事。云何為四？

「無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驅却，
驚怖不歡捨，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為事。云何為四？

「不請強教授，　他睡為說法，
不應求強求，　共壯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為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講義。」

王曰：「汝殺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為四？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籌量，　大德為瞋恚。」

王曰：「殺我夫人，汝合驅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驅之事。云何為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牸牛多[(殼-一)/牛]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為四？

「鵂鶹與鶺鴒，　白鷗及蒼雁；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無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云何為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禪室，　狂夫厭己妻。」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棄之事。云何為四？

「為家棄一人，　為村一家棄，
為國棄一村，　為身捨大地。」

王曰：「汝殺夫人，我之渴憶無滿足期。」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云何為四？

「火無足草期，　及婬他婦女，
渴時掬中飲，　飲他酒難足。」

王曰：「汝殺我夫人，是難思量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云何為四？

「國主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鬪，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殺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為四？

「老耄帶婬情，　惡婦被夫遣，
婬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無厭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厭，汝便殺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厭之事。云何為五？

「國主及象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厭。」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殺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為五？

「美貌出名家，　溫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蛇，　閹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殺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為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競。」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無依怙。」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為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云何為七？

「調戲人樂兒，　博弈與婬女，

耽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為七？

「深水齊至咽，　獼猴及象馬，
黑蛇頭髮豎，　面蹙少髭鬢，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睡。云何為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為八？

「病老死飢儉，　愛別怨家會，
遭雹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含忍。云何為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己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十種無悲之類。云何為十？

「屠牛屠羊屠雞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買兔作賊為魁膾，　斯之十惡無悲心。」

王曰：「汝是儜惡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棄恩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少時人皆拜禮，及其圓大無有禮者。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火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池水氷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溫煖人皆共飲。井水雖冷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法論其違順也)。童女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帔蓋體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飡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得，及其年老所食飲食皆無氣味，食不能消然豐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若糞濕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下沈。是謂十種相違之事。」
王言：「增養！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實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障礙，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是為初力。又於眾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緣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眾生所有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眾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謂一生、二生、

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萬生、無量萬生、成劫壞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類如是眾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眾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卑高生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眾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生邪見，由此惡業為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地獄；若有眾生作身善行，語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業為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十力。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

爾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既默然，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誑？我今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稽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他而陳謝曰：

「王應於此了無常，　展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惡常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世間妙語王先聞，　我因問答聊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象，　況此愛婦乖違事。
於夫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比為主作沈吟，　今此夫人見容恕。」

爾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答增養曰：

「汝宣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容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開醫，　不度損眾者。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眾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耽欲，及聲聞眾亦復多貪。」作是語時有勇健長者亦眾中坐，聞斯語已答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令仁等自當目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聲聞眾亦復如是。」長者歸舍總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降慈悲，并苾芻眾，明當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辭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飡。」次詣城中婆羅門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眾，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將諸聖眾，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即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琉璃頗梨殊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芻依教竟無一人輒受其器。長者見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木澡漱已收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世尊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并說施頌鐸敧拏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琉璃、頗梨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暫食，非是總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攥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云：「授我銀器。」遂便撩亂忿競交興，杖打手擒拳歐脚踏，共相陵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既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與我，汝何見遮？」答言：「暫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囂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芻與外道眾

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眾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攝誘。」諸人倍更於佛僧眾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眾起敬信心。

爾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眾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琉璃頗梨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芻恐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

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毘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樂觀，令色妍姿眾相具足，於其誕日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容儀挺特見者樂觀眾相圓滿，初生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日中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兆，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而望，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舉世皆無，准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殊相，五百未足為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競來觀察闐噎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後為大歡會，命聚宗親為女立字，皆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奕綺服芬芳，於己宅中鮮明遍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仙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

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餘國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為婚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內外人滿，門窓戶牖皆共窺看，雖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嚮靡見祇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嚮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諸處覓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即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

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喚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苾芻眾。」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胤將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如何？但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爾，何不求諸寡婦？」答曰：「比亦見求。彼云：『我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家作婬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棄。」報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芻時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覓？」對曰：「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曰：「欲求妙光以為婚對。」報言：「相與。」即設盛禮以女娶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鎖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可隨時數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日中延請苾芻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為供養，若見苾芻顏容姝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

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以夫不在，於苾芻前現其姿態作嬌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為？」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云：「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婬相，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慇懃重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患。」苾芻便受，彼禮而去。便於他日苾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苾芻食時妙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踹、如是腰背、胸項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火內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苾芻食訖如常澡漱，為說頌已辭之而去。長者開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響，長者便入見躃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我

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見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悉來號哭，椎胸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以五色疊裝飾喪輿送至林所。

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宗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患，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盛備喪儀，令人守護銜悲抆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逃竄，諸賊遙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斂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徹，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芻眾亦復聞知。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曜，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興於世，十號具足，於婆羅疐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訖栗枳，為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賊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王及諸人，於佛遺身盛興供養，焚燒既畢收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曜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為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疐斯王名梵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牧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覓將來。』眾皆云：『善。欲取誰來？』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

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恤貧窮依下臥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疐斯求寂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真福田卒難遭遇，宜興供養以植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使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禮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婬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詣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便數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衲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擎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答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處而為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爾而歸告苾芻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苾芻於怖難處而為居止有斯過患。」即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譏嫌，是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生癰瘥，能治醫王因來見患即便為破，有緣別去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時諸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具壽！若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便為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癰瘥不與安藥，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為破癰未與安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好藥，報言：「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聽許。」報言：

「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敞露處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病，當服何藥并噉何食？」時諸苾芻不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疑不為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為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伏外道慶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眾，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常為天龍、藥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毘舍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眾，飲食衣服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為夫婿像，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髮色純青、或有雜兼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遂於險處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嚮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同前棄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成人。時六眾見已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斂如是門徒，令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見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曰：「我無依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曰：「誰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主？」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為上，汝若能者，我當與汝為出家師。」彼生喜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土地寬廣，父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食出施，見彼苾芻推胸告言：「誰與仁者黃髮之類而為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子所為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髮。」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誡宜應法，是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眾人而為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法眾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眾。云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卑微貧寒庸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卜羯娑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黃青赤白、或髮如象毛、或復無髮、或復頭麁長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諸傍生耳、或

復無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太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麁太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時鄔波難陀持其黃髮賣與戲兒，佛言：「若賣髮者，得突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忘由緒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二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眾為眾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為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禮，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毘舍佉，如是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為稱說。」「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婆羅疤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佛現大神通事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眾，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答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為惱亂。」是時六師晡剌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慢，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晡剌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晡剌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陛剌知子處，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復往脚拘陀迦多演那處，復往呢揭爛陀慎若低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又復變作珊逝移陛剌知子形，皆往其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次復變作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形，如前所說。次復變作脚拘陀迦多演那形，次復變作呢揭爛陀慎若低子形，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除我一人無斯威德。」

彼於異時此六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為議論，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為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門喬答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喚沙門喬答摩令來共我挍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挍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

半路共挍神通。」時影勝王答六師曰：「仁等雖活，死屍無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辭而退。
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禮敬故往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挍神變，王曰：「兩度來說，事不可追。若更言者，擯汝出界。」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毘勝光大王，為性中平無有阿曲，眾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挍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為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挍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挍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挍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為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為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眾生悉皆度脫。」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眾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今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為眾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為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答摩，或可逃竄、或覓己朋，我等諸人欲何所作？」共相議曰：「沙門必定求覓己朋，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一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答摩共挍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挍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何理？」答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曼陀枳儞大池之側隨處宴坐，於晨朝時乞食

已，就無熱池邊逐靜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最為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准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為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為浣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用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揶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曰：「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覓餘人共為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為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為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仙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揶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為伴助不？」彼皆答曰：「斯為善事，我願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見我相時，即行相助。」

爾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鬘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眾，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住。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來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有眾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最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為若無為，無染欲法最為第一。所有大眾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眾最為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持梵行清淨聖戒最為第一。此之實語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

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是作。」禮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說：「所有眾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乃至清淨聖戒最為第一。此之聖言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即便平復。時諸人眾見是事已，悉皆

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答言：「容恕。」王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支節分分相連，即名此林為分分林。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幢蓋，灑以栴檀香水，散以無價名花，懸諸彩幡飄颺可愛，金珠曜日寶鐸和鳴，燒海岸香烟雲成蓋，猶如忉利歡喜之園，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頗梨瑪瑙，種種莊挍盡世希奇，微妙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外道而為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喚沙門喬答摩。」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王大臣，并諸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禮佛，當傳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今可去。」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鵝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眾見乘空來，悉皆踊躍歎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無邊大眾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為是沙門？為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資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無邊大眾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已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為。」外道答曰：「大眾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眾，亦皆雲聚樂觀神變。爾時世尊暫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鉤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

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給孤長者、毘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蘇，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己神通。」彼便默然低顏無對。

爾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香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為健陀俱知。健陀是香，俱知是室。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即如此方玉階陛下之類。然名為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也)。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北踊南沒、南踊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仙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為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仙人遙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耀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仙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仙人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為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爾時如來即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

爾時世尊與此五百仙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眾、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眾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仙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捔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為結因緣。」佛告神仙母曰：「無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准陀、求寂女總髻、蓮華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啟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為慮，我共外道捔其神變現上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知汝有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

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共我為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挍神變事？」時王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眾，皆蒙利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知受已復座而坐。

爾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定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神變。既現變已即還收攝，於師子座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聞眾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外道及人天眾？當現無上大神變事。」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世尊為諸大眾當現無上大神通事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受已復座而坐。爾時世尊便以上妙輪相萬字吉祥網鞔，其指謂從無量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無畏手以摩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持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為莖，金剛為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況禽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為莖金剛為鬚，從地踊出。世尊見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以背後，各有無量妙寶蓮花，形狀同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後，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立坐臥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

爾時世尊現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無數大眾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暫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眾，共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無暫替，處處皆有鼓樂音聲，螺貝長鳴歌舞遞發。假令禽獸亦皆歡喜各出音聲，馬嘶象吼駝叫牛鳴，孔雀鴛鴦各為哀響。人天大眾觀佛神變歎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亦散眾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以天沈水栴檀香粖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爾時如來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為欲調伏受化有情故說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眾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伽他：

「日光若未現，　熠燿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爝火從斯沒。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通。」時外道哺刺拏默無所答，即便以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轉相觸，乃盡六人竟無一人敢為應對。再三王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相築觸，同前默爾縮項低頭，如入深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便令其改往，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叢潛藏而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舍一無傾動。爾時世尊觀是事已說伽他曰：

「眾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制底深叢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眾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眾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眾苦。」

爾時世尊觀諸大眾根性差別隨眠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億數大眾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於大眾中所有眾生，皆悉至心歸向三寶。世尊為彼大眾說法示教利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

時有晡刺拏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曰：「鄔波馱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無常是實。」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謂為實。」又云：「有邊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又云：「身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云：「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妄。」雖說此語情多恥愧，低頭俛仰憂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晡刺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晡刺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晡刺拏即詣池所，既至池已以沙瑎繫頸，入水自沈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皆云：「不見。」又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有所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無常。」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如前具說。時諸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

知！所有言說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伽他問曰：

「賢首汝頗見，　晡刺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童女聞說，即以伽他而答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沈。」

弟子亦以頌答：

「汝勿作是語，　斯為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牟尼依法住。」

童女復答：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為智？
令他眾共見，　了無羞恥心。
靦面露身形，　便將此為法；
毘沙門王見，　刀割定無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爾而去，即詣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珮繫頸沈沒而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珮繫頸自沈而死，所有餘眾並皆四散依止邊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眾悉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爾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彼六師眷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技藝悉皆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悒？』王即為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取？』臣曰：『隣國王女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即去見隣國王，既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冊國太子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技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具告大臣，臣曰：『此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今隨所欲勿間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令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未策

立。夫人本國怪王違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不仁事非我所為。』臣曰：『不能殺者所為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曰：『如其不然請遠驅擯。』王曰：『善人無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謁其母具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即以伽他告其子曰：

「『汝本坐臥高床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麁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祛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遞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眾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迴，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四顧茫然偃臥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臣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子，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眾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

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

「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鐺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答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云：『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為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王，此人即便棄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為言。』答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云：『此大臣為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

「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下困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輿不出。王無後嗣，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眾人共觀咸歎希有：『此善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令寤。』彼既覺已，問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為王故相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食，我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王。』盛備威儀廣陳音樂，千軍萬眾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

「年幼為王，諸臣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答曰：『咸是某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乖國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為有為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為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滿來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無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無瘳損；及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棄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毘沙門，　棄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無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涼伽河方為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鵝蹲踞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大藥報曰：

「『涼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既漸齠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眾共議曰：『我等無主，可尊大藥為王。』大藥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客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叢薄欲為便利，有一麁人來問女曰：『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是我夫。』麁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友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華虛令喪失，宜應棄彼與我為妻。若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眾所引我為夫。』其女受言，即與麁人隨路而去。時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時彼麁人亦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麁人曰：『我能設誓：「此是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無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曰：『我老無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椎胸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驗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抉口，竟無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爾從何來？』答曰：『從婦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餅加以蘿菔。』告言：『汝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掘地為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為治罰。

「時重興王現有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准法而作，不罰無辜。』王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眾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速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未

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旦留付父，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挼繩長一百肘，速遣將來。』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仄陋小臣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傋乂，請垂一肘以樣示人，非直百肘短繩，千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覇王可期。

「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臼內舂擣，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烝煮之時非火非無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無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踈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閹人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所為？』答：『是大藥。』王極驚嗟，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園苑，林池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來。』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滿憂惱：『此事難為，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求非所，得之無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

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盂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眾：「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眾，使人問曰：『汝何所為？』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啼請天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

「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繮繫，不置室中，不餧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夜收入宅，於迥露處既無繮絆其事難為，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無走路，如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慚當希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即便剃父頭髮以為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為善事，然辱其父有點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今以為榮不知其辱。臣有眾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答曰：『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育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

前進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騾遂便逃失，此驢乃是騾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即廣施盛禮拜為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

「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為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己技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曛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遙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臥床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復無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床下，云：『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即從床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無所覩，即自拍頭椎胸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曛黃之後，既絕人行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

「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設供養。』爾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

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爾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衰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己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重誓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蛇入於麨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能為我決。』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眾人前即令置袋于地以杖抉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張鱗吐毒躑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某大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己將為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主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無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為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無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

「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為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無，眷屬妻子永無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無宜用語；設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無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無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彝倫協敘，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眾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雖蒙賞愛無驕恣心。

「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拯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寮庶朝集一處，王告眾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無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

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無宗族人，補為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充己室，所愛好鳥殺以為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為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無以加，今可令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穊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炎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己親，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強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目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麥者，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麥。」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麥見死來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為重臣。是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

無用，請即收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門像，手執淨瓶掛吉祥線，身著鹿皮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

「路中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何？』答曰：『我名毘舍佉。』『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刈麥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蹂麥，毘舍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光彩異常。』答曰：『為蓋臭身，有何好處？』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無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臾大藥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無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澁道不須行；
遙見大叢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麨地，　有樹著赤花；
棄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毘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毘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無羞恥，因何造次求毘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似，即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毘舍佉所，女遙見已遂唱：

『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毘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媾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無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無宜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毘舍佉亦留禮贈，還向鞞醯城，欲詣中興王處。

「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麥一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聞婿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人安小篩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瀉于地。』答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床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篩，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麥置篩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儜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篩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無所出，報言：『篩濕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柴草及乾牛糞，於篩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篩，報大藥曰：『汝若須篩，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輿篩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毘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婚前至於彼，其毘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毘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毘舍佉得書云：

「『四橛可成衣，　少一不能織；
如其杙有闕，　械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床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械已報

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械中，毘舍佉即以逆楯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示，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興隆家族冀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毘舍佉，澡浴衣服飲食床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

「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已得。』王曰：『何如？』答云：『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是當其匹，我今啟王為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眾歡悅。』大藥承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眾象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毘舍佉處共為婚媾，禮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

「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為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百婬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女曰：『若君虧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馬五匹。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來相媚諂，然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徵商主：『當副前言與馬五匹，汝已虧志共我行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便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日可來更為詳審。』

「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毘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試為斷，觀智如何？君先奏王召諸臣眾，并牽五馬共至池邊，可於眾中喚彼倡女，問曰：「商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實馬；如其夢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無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臣，集諸人眾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牽來於岸上立，如毘舍佉計次第咸問，王眾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卿等昨朝作是斷者，無煩今日重集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毘舍佉，我昨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毘舍佉有大智策。』名稱流布遠近咸知。

「時有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王眾同觀無人辨識。毘舍佉聞已告曰：『毛鞕者是母，軟者是女。』眾歎希奇。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毘舍佉，彼聞微笑，答曰：『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飡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作，目驗不虛，人皆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至王所，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毘舍佉，同前譏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沈、末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臣誰最有智？』即於樓上更竪幢竿，竿頭安置光明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毘舍佉，彼便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答曰：『是毘舍佉。』王乃與珠，彌更稱善。

「時諸大臣見毘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毘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毘舍佉，報云：『夫患，我意無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臥在床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櫃安六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閑，如是六臣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諸臣中宮寮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毘舍佉便舁六櫃，來至王所白言：『大王！大藥身死，所有珍貨咸在櫃內，宜親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纓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收貲貨。』王曰：『非我索財，是毘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櫃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爾，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開櫃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受重愆。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耽欲者。』王既慶悅，於毘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鄰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臣見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諾，卜選良晨，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白王：『未可倉卒，當善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竟無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處來，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為婦，年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詞，因暫出遊被鴟擒去，我為此故憂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匹願汝為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戲出，　遂被鴟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因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妻室，既為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眾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嘗其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餅食，悉皆安毒。』問言：『何故？』答曰：『為鞞提醯王欲來成禮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娉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謾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奇珍，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無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眾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無從。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某物與某大臣，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事異

中夜收軍，既至城已遂便總殺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求女為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藥，既是怨讎不應輒放。』臣白王曰：『鞞提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此勿令四出，我將兵眾往破彼城。』王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圍遶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眾別路而歸。既見王已，總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時此國王廣施大禮，婚媾已畢，即策妙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齎書與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儜鳥亡國喪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纏我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空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答，大藥歡喜。

「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見大怒令燔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棄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鴟下見，撮以[麥*欠]虛到一神祠。鴟便欲食，遂告鴟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鴟曰：『誰當信汝？』答曰：『為作盟要，又復我無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目觀虛實。』復告鴟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邊徐放于地。』鴟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為思審。』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為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鴟食生肉，鸚鵡飡麻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汝可報王，爾所多時供養於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

作，盡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懺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遲令我見怪？』即便具說比所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聰明。毘舍佉神智過人，鸚鵡鳥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最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齊爾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床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餅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麁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為豺時來恐怖，羊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耶？』以事具答。王曰：『深有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筑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眾中最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叡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

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令我羞恥。其兒長大自恨無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叡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無違要。』即為具禮以女娉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為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糧皆盡，至一池邊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麨。為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飡，無宜獨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

「于時中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曠野獨棄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慼，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甎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何緣暫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床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麨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鼙。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嬭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事少虧，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日前事而為，詞句意欲迷人，更無別義)
「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今為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即皆總集如帝釋宮五百婇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遙望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

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怜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枷而械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答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子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麁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臥。』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愆，子無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臣之計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檢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獼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猴遙見，取珠掛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猴亦低頭，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祿。

「時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彊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俚，數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負，同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為婚對，作如是語：『既為親密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己情共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盤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今為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盛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道，利益無量眾隨類悉歸依，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為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既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苦病，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為我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先是醫人得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髮人得畜剪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苾芻多獲利養。爾時世尊為欲斷其利養過故，遂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并餘天眾。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而作安居。是時四眾既無世尊，咸悉共詣大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見來即為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四眾各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頗聞，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而作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是時四眾既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歡喜，禮足而去。至安居竟四眾還來，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已，大眾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為白贍：『部洲內所有四眾，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眾無有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天眾得來至此。願佛慈悲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眾知許已禮辭而去。
尊者觀知大眾去已，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即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遙見世尊於玉石殿，為諸天眾無量無邊說微妙法。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圍繞，猶如贍部四眾無邊。」爾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目連！此之大眾非自

能來，皆由我力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眾白言：「世尊！念此大眾甚奇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眾，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佛前告大目連：「重敘其事，由其敬信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敘其事，廣說乃至來生於此。」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眾，親於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禮佛足隱而不現。

爾時目連見眾去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贍部洲中所有四眾，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等四眾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贍部洲。」作此白已，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告諸四眾，滿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贍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於三十三天沒贍部洲中出，告諸四眾：「滿此七日已，佛從天處來贍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諸四眾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眾，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旛繒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

是時如來為三十三天眾，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眾至夜摩天為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眾至覩史多天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眾、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佛言：「世尊！今欲詣贍部洲？」答言：「我去。」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琉璃、蘇頗胝迦。」答言：「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躡琉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其右邊蹈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天帝釋於其左邊蹈頗胝迦

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議：『沙門喬答摩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為足步往贍部洲。」

爾時世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善那，人氣上薰如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嗅。世尊知已化作牛頭旃檀香林，令氣芬馥聞者歡喜。佛作是念：「若贍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婬欲心極熾盛故，便[歐]熱血悶絕命終。我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是作已，不令染愛擾嬈其心。」

爾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居，遙見世尊諸天大眾恭敬圍遶，威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便作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辭佛當往天處，此諸人眾百年之中，並皆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威嚴無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慇懃作如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遙禮世尊瞻仰而住。

爾時嗢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天上下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禮世尊足？大眾皆集無地旋踵，若其直爾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眾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形，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眾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無邊四眾，悉皆影附，歎未曾有。上持白蓋翊從雲奔，猶如白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眾見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何令我得受斯樂？」大眾開路令彼近前。爾時鄔陀夷苾芻在斯眾會，告諸人曰：「此非輪王，乃是嗢鉢羅苾芻尼，自現神通來禮佛足。」時眾問曰：「大德！云何知是嗢鉢羅尼耶？」答曰：「嗢鉢羅花香氣芬馥，嗢鉢羅色舉眾同然，故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所便攝神通，前禮佛足在一面住。

爾時世尊既安坐已，告嗢鉢羅尼曰：「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者得越法罪。」

爾時大眾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皆生願樂求往天中。爾時世尊見斯事已，為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機緣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得豫流果，或一來果及不還果，或有

出家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心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忍心，皆令大眾歸信三寶。
爾時世尊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爾時世尊為諸大眾示教利喜說妙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意具壽鄔陀夷聞嗢鉢羅香氣知是彼尼？」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疐斯城有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為此涕淚。』伴曰：『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船舶。是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俜，遇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金翅，其父遂亡。是時眾鳥立子為王，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疐斯，於眾人中立為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為立。』時婆羅疐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集在眾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眾人皆謂是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母象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臣白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象子安隱生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我除王更無人者，象子宜出。』雖作此誓，象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宅去斯不遠，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為盟要能使象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大臣，大臣白王遂喚入內，女即便以實語象前為要：『我從生來除一夫外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願象子安隱產生。』作是語已象便生子而尾不出，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

過亦不相容。』內人問曰：『爾有何過？』答曰：『我於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當爾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象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以事具白。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女來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令象生子耶？』答曰：『如是。』王作是念：『母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答王言：『有。』『其字如何？』答名：『妙容。』『曾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可與我。』答：『隨王意。』即辦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來，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來。

「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結此花鬘送與梵授。時婆羅疐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為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疐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答曰：『婆羅疐斯是本生處。』答曰：『若爾，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答曰：『我當為開。』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為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噉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懶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飡？故須棄却。』母曰：『若爾，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哉！』為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疐斯父生之處。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椎胸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事具答。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數向婆羅疐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兒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暇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答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

涕恒流，何不往彼？』答曰：『彼是藥叉，誰能共住？』答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答言：『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為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答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為彈，我等共聽。』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絃？』答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答，先生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爾，為彈一曲。』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意初絃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

「時有五百商人齎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眾事皆有，但無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為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彈觸，其時船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版逢風天緣命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綢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疻斯？』女答言：『好！共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疻斯。女曰：『爾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嚻，遂作是念：『髣髴欲至。』開眼瞻望，鳥急[麥*欠]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眾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為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嚻。』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答

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為作之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答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答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腰間有萬字，　胸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安海島亦復通私，既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為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棲遑，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權且居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帥一人，走入天廟反閉其戶。村人來問：『廟中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賊帥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賊帥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無有船栰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首！河既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此人將我物走？』遙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頌遙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帥即便將物棄婦而行，其女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臠循河而去。時有一魚從水踊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棄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鴟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於草叢內，遙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鴟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為頌曰：

「『我不為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叢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妙容。』野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不自羞恥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聟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本舍，　貞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弥伽水，　逆流烏鳥白；
贍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鵂鶹鳥，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蛇鼠狼，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眾渡，
大象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國夫人，將何酬報？』答曰：『知識若能令我還如昔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應入弥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聞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弥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告大臣曰：『卿今宜往弥伽河邊，我聞妙容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還依昔日為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是時野干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妙容者即嗢鉢羅苾芻尼是，彼時速疾者即鄔陀夷是。往時聞去醫花香氣知是妙容，今聞嗢鉢花香知是彼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串習以為因緣。」大眾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八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即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爾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純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販葦聚落。時大世主聞佛去已，與五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胝衣，常隨佛後隔宿而去。世尊到彼住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蒙身，便詣佛所禮佛足

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應剃髮著縵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行，純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

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許，遂於門外啼淚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已問言：「喬答彌！因何啼泣而立？」答言：「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陀報言：「喬答彌！可住於此，我問如來。」爾時阿難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陀！汝今勿請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病便被損壞無有遺餘。若聽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復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終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告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五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更為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為女人，求請出家成苾芻尼者，我今為制八尊敬法，盡壽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人，夏末秋初河渠之處，堅修隄堰不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法亦復如是。云何為八？阿難陀！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

「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苾芻求請教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無苾芻處不得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阿難陀！若苾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有毀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尼有毀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陀！此是第四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芻，苾芻於尼得為此事，此是第五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此是第六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苾芻尼若犯眾教法者，應二眾中半月行摩那[卑*也]，此是第七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眾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此是第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尼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禮少　意喜兩眾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答彌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頂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治髮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

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眾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眾，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禮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禮尊像、次禮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好。』答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

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眾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眾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答彌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眾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彌言：「諸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陀所說如上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陀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眾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難陀：「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無闕乏。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蹈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污；由出家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眾事、五人眾事、十二人眾事起，彼便總集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眾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為，餘皆別作。」

爾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既大其母亦終。後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答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陀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答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爾，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所為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為譏笑損

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彌，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眾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爾時婆羅疐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見唱：「善來！」歡懷命坐，因即相知共為交密。時瞿答摩賣舊持新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興易到婆羅疐斯，遂投瞿答摩家而為停止，彼見驚喜唱言：「善來！」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踈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時彼長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疐斯瞿答摩，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叉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叉長者得書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表意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總集與之立字，眾皆議曰：「此女形瘦，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號曰瘦瞿答彌。」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媾婚姻。」時瞿答摩既披書已，女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叉長者亦復教兒令解眾藝。

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家。」其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答言：「阿母！我已善學憶舍須歸。」母即私把紫鑛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自打頭令破流血。」答言：「阿母！必苦相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打頭破，我擬將濕紫鑛綿，於頭上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無智，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汝應且住！」答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我投井死。」答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死，我擬井中多置草褥投身而下，人見謂死。汝實無智，

未可言歸。」復經少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慇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訖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言：「汝食。」答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來共問：「何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答曰：「為汝作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食？」母即槌胸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兒見逼遂欲飡糜。母便捉手掌打其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實無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即驅出不與同住。

時長者子既被斥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厭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疪斯。時諸商人往還來去，皆與婬女共作交通，由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知！北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書，於諸女人極生厭賤，由是諸人皆絕還往。」眾中有一年老婬女，問諸人曰：「彼是丈夫不？」答：「是丈夫，諸根具足。」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眾女中立為眾首。」答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若不得者其欲如何？」答曰：「當酬汝等五百金錢。」眾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主邊賃宅而住，多貯眾貨不令闕乏。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所求覓。老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從今日來我家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聞此言數數來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何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眾貨，自言：『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答曰：「善哉！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答曰：「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汝即是彼體無差異，往來我處勿作他心。」答言：「如是，情無間別。」母命其女：「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答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爾，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暫時欲去便棄。」答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棄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

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答言：「可爾。」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親。」母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怪，問言：「阿母！何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矯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答曰：「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相與？」女即默然。

後時商主因酒睡著，遂將籧蒢裹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答摩長者更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鄽中隨處求覓，喚長者子來。時瞿答摩見彼容儀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怪問言：「汝誰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哽咽聲嘶答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死活難期。」時瞿答摩見語悲哀情生愍念，問曰：「汝識得叉城人名稱長者不？」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答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美言告曰：「汝可無畏勿生悲慘，當作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媾。」遊方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婬女舍欲報私讎，答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

是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餐其肉，舒嘴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揩拭其嘴，嘴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將一箸，揩嘴令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婬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臿出，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箸揩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怖總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棄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為療。」答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對眾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揩彼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為婚會，命聚宗族娶婦成親。時瞿答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給

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歸家今母看養。」答言：「隨意。」既到舍已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毒蛇來蜇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喚不語，後以手觸方知命終，號哭槌胸痛惱憂塞。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携抱二兒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來遂銜小子，子啼作聲母遙叫喚。大子意謂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上岸趁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胸懊惱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爾之時在家父母并諸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母處買劫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麁，今何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答：「有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無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答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貴價取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瞿答彌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香花彩？」答言：「少女！非直貴價得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餐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怪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答言：「阿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

生厭患，隨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無依理難存濟，宜覓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

時彼織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叉？常受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不加楚毒，妻生慢意不並尋常，織師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產期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慢於我，今既生子更長高心，若不殺之必為讎隙。」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妻曰：「此是君兒新生無識，有何過失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何自餐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遂餐其肉。如世尊說：

「染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殃，　智者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臥不安如火燒心，極懷憂惱煩怨睡著，妻作是念：「其人殺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叉可宜逃避。」即持道糧走出城外。時有北方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報曰：「我先有夫毒蛇蜇死、一子新生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女容儀卒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己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葬入陵中，被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答彌在於墓中，土塵入鼻即便嚏噴。群賊聞聲悉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答彌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飢渴內迫身心，因即癲狂不記先後，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孤行，途經萬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眾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至逝多林所。爾時世尊大眾圍遶為說妙法，彼遙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

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仰遂得本心，覩己形容深生羞恥，即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眾外，可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答彌，令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毘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捲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尼中，瘦瞿答彌持律第一。」

是時諸尼聞佛記已，有諸尼眾詣瘦瞿答彌聽其說法。時瞿答彌欲令諸尼生厭離故，即便為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答彌來禮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彼業緣，時瘦瞿答彌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諸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陀：「眾生業報難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尊，此瘦瞿答彌先作何業？夫被蛇蜇而

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癲狂，漸漸遊行來詣佛所，善法律中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授記於尼眾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妻經久迴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收。』婦問：『何憂？』夫以事答，婦作是念：『我今未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麨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鬪諍，共相惱亂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遂來至二弟處求姊為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婚媾。人皆法爾得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棄擲極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為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亂。」汝今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爾。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育，俱為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為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患楚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嬭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槌胸叫喚，親隣來集問其所以，答言：『我兒後母嫉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答，遠近隣伍諸人咸萃，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槌胸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毒蛇蜇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亂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答彌尼是。由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故夫被蛇蜇，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

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

「又諸苾芻！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答彌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記。瘦瞿答彌臨終發願：『我於迦葉波如來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葉波佛說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毒蛇蜇？二子何愆？一被野干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喚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總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收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撿挍，時逢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怪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眾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被毒蛇蜇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殺？』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蛇蜇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爾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及以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說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出家已，譬如鈴響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盛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蛇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爾。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所，到已頂禮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

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禮足而還，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答彌。」咸云：「可爾。」即共詣彼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眾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眾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嘆，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答曰：「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瘦瞿答彌即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兒子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癲狂迷亂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驚豎，便用心聽視瘦瞿答彌面。時瞿答彌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答彌：「幾將失我，被吐羅難陀陷欲泥中永沈生死。」瘦瞿答彌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恥：「云何苾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羞恥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眾，各低頭不應訶罵五眾，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無緣。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食，遙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來，告言：「聖者！宜過家，無熟食。」尊者即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來同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豫觀者於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愆，然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處，苾芻尼避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在無量百千大眾之中而為說法。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眾見皆起，吐羅難陀端坐不動。眾人即白吐羅難陀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極為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極愚極鈍而來出家，我是釋女從佛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真理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眾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已後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起。若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華色苾芻尼，於寺門首為諸大眾演說法要。時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華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來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眾說何教法？」報言：「演說某經。」于時具壽阿難陀即為大眾廣說其義，蓮華色尼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為貪說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悶倒地。是時眾中無信心者共相議曰：「我聞蓮華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難陀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眾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挍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鬧獨處閑居，往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臥具趣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華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用隨時供身臥具加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來入小便處，因生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彌處，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家。」時大世主喬答彌即與落髮。長者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來乞食，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仁者！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

半相與。」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眾具陳其事。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為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尼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眾中，問苾芻尼與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屑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為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利耶，令起不起。」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蹲踞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踞可坐甎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臥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爾時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所有衣服為塵土所污。至天曉已復作是念：「若不頂禮大師，至城還須重來。」即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見衣服塵土所污，知而故問喬答彌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污？」即以事具白。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

曰：「苾芻所有餘長臥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殘臥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尊說：應與苾芻尼臥具者，時諸苾芻分臥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與麁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遇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速往橋邊用力踏板，時迦攝波遂即落河，衣服並濕鉢沈水底錫杖隨流。迦攝波曰：「姊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無過。」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陀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髂麁腰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麁也。」尼曰：「由此眾人見者相愛。」勝鬘默爾。尼至住處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曰：「我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陀見皆借問，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瀡水污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己子非他。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塹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遂持大塼速至傍邊遙擲塹內，穢惡臭水污其衣服，迦攝波曰：「汝無愆犯，然是阿難陀作斯過失。」具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污苾芻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嗽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當害

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無授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眾多漫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是棄胎惡業。」諸尼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吐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涕不淨置在口中，復將一涕置下根內，眾生業報難可思議，遂即懷娠生童子迦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爾。餘尼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為此啼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己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己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己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競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法罪。」

第七門總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腳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與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

乞，敷坐、鳴揵稚、尼眾集已，笈多合掌隨應致禮，於上座前，或於草坐、塼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娑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眾。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華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儉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陀國，時此藥叉亦皆覆護。娑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事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陀上妙華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華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爾。」娑多曰：「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婚媾。」彼言：「可爾。」時娑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叉眾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娑多藥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娑多得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羅意唯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號半支迦。時娑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

即是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娑多藥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之孩子，託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吼，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人眾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爾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婦歸故。

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皆取食之。」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來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默爾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中隨來去處，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為次食之。爾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眾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為尋察。」王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啟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答曰：「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為祭祀。」王下明勅擊鼓宣令，告諸人曰：「無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香華，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備辦飲食香華等物，嚴飾街衢如歡喜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橫不除，苦惱憂惶莫知所計。

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為訶利底藥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此訶利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眾，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咸悉盜去

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我等為作調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往訶利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兄不見弟、弟見諸兄。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胸悲泣交流，脣口乾燋精神迷亂，情懷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癲狂，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髮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踞而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毘提訶、西瞿陀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黑繩、眾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阿鼻止、頻部陀、尼剌部陀、阿吒吒、呵呵、婆呼呼婆、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眾車園、次入雜麁歡喜皆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最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加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來居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來本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寶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一子若無，有何所苦？」答言：「世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在人眾皆施無畏。若能如是，不起此坐得見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無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于時訶利底歸依如來請受禁戒，城中人眾皆得安樂離諸憂惱。

時訶利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眾生食，并於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餘現在眾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至我法未滅已來，於贍部洲應如是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眾，皆大歡喜頂禮奉行。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無佛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隨宜邊際臥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姊妹！可來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喚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禮雙足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噉城中所有男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眾僧。若見苾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誰子？」答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災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

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頂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眾苾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臥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婬女名蓮華色，衒色為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華色由依尊者目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爾時世尊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蓮華色遂往闇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華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華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非法而為出家，在闇林中專修妙觀。」彼便往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為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抉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告諸尼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逐靜在闇林中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住阿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內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為造尼寺，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儜惡人來共相侵嬈。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若苾芻尼在門前立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窓中而望，遙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子亦來洗浴，見尼入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驀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無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為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答言：「姊！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污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問言：「誰污處所？」答言：「姊妹！我本無心欲污其處，為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裙衣點污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答言：「我是常流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恥，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言：「我無血人何有斯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

是黃門女，宜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　近苾芻不唾、
僧尼不對說、　當於自眾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棄。」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為月期下，污衣臥具多有蠅附，雖加浣染還同前污。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宜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為汝說。」佛言：「若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愆，然是阿難陀過，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為犯罪，今欲說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禮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為？」答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

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謂是二眾受尼戒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污其座褥聽訖便去，知事人來欲收舉置見多蠅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因來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來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婬女舍、　途中不觸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著妙衣瓔，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瓔？」答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瓔。」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爾，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床榻座席盞杓盤樽，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來無乏方有利潤。」尼曰：「若爾，所須之物我為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我與。」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多來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陀苾芻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酤美酒，諸人皆飲多收利物，何不喚來，偏苦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便大叫告言：「聖者吐羅難陀！王家使人枉相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速出便即罵言：「儜惡物！汝何所為牽我女兒？」使者答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沽酒業何關汝事？」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曰：「汝即是怨，將我女去。」因此鬪諍。諸長者婆羅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諸釋迦女自為掉舉作非法事，禿沙門女不遵淨行而為沽酒。」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吐羅難陀尼所為之事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沽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婬女著好衣瓔，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瓔？」答言：「聖者！我衒

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答言：「若爾，何因不作婬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該誘便答尼曰：「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眾緣備具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悉與。」尼於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備辦，澡浴香華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恣口所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為第一，遂使諸人皆來臻湊。彼諸婬女見此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陀尼多獲財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讒言告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婬女宜可喚來。」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撮我將去。」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儜惡人將我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婬家。」報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作婬女業。若有違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將一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衒色為業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眾苾芻每於伎樂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眾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為計挍。」鄔波難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爾。」遂便同往，遙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共相謂曰：「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間、或用錫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油揩身臥在床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眾。」「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芻打諸尼眾？」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污諸臥具多有蠅蟲，遂生厭賤憂惱居懷。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著，衣仍點

污，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染，於眠臥時常須繫念。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舁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眾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嫌恥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蓮華色為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若根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還歸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須擯棄，勿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己勝，後為親友昵好往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超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來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男定為婚媾。」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毘舍佉星，應名毘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毘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

蓮華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法與白言：「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願來於此密與出家。何以故？我父遮制無由得出。」尼曰：「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眾苦；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眾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二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

時蓮華色尼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為父先擬嫁與鹿子男毘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眾，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陀奉世尊教告彼尼眾，諸尼共集遣蓮華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既為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語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聽受，蓮華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

時蓮華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眾，可使蓮華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世尊教告諸尼眾：「使蓮華色尼至法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為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

是時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長大容儀挺秀超絕常倫，時諸親族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親，可選吉辰式修盛禮。」天與答曰：「善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陰陽師占 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遠近親族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若幼皆須總集共申歡

慶，諸莊嚴具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辰共為婚會，諸親總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卿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頒宣王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齎持助長者婚會。時諸貴族聞王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隍康莊巷陌人眾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燒香普馥散以名華，如歡喜園皆可愛樂。

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答曰：「由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速詣父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無愛樂，願父聽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日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毘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毘舍佉，彼豈容汝詣王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囚禁牢獄？明日婚姻，勿為造次。」又諸親族咸來告言：「少女！汝今不應為倉卒事，汝既盛年梵行難立。」彼聞告已即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華，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

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啟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眾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式叉摩拏於二年中學六法、六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眾應遣蓮華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眾共集令蓮華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神力。時蓮華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尼二眾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華色尼為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往告尼眾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華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授

法與近圓。眾作法已，時蓮華色往彼，告言：「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受近圓竟，佛所聽許當善奉行。」又為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壞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曰：「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及我身，可為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為方便。」

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為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為婚媾。」于時鹿子啟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為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強為婚媾。」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為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苾芻眾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眾，將毘舍佉備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為婚娶。時天與長者知佛大眾飯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眾，并毘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毘舍佉既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與臂，無量百千大眾俱見。于時法與即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為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毘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眾，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遙禮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縱身而下，為諸大眾宣說妙法，其聽法者無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心，復令大眾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禮足而去。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眾，善說法者即法與尼最為第一。」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為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在世名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婆羅疪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授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為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甎等不揩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脇而臥。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臥？」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逝多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禮足。彼不為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覓。」尼懷羞恥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昏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眾中受近圓時作何要誓？如世尊說諸欲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眾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收所將貨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既侵星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收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籌度，縱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眾悉皆驅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濕徹。

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寺，驅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洗處遂入其中，以甎揩身而為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亂心愚暗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甎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揩；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甎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揩。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

除塔懺門前，　被差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寫藥三衣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無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眾尼收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堵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唄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卑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爪髮之塔？我行禮敬。」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唄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禮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卑德！應可觀察禮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鄔波離！仁住於此，佛法疱生捨而不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可共往於甎聚處，人持一甎毀破其塔。」時眾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甎，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餘尼眾。時十二眾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答言：「大姊！彼

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住向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眾者眾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鄔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忽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忽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亂斫，鐵錐木鑽遍體鑱刺。爾時尊者由定力故，更無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惡行怨家，報讎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即還住處。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禮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如是，於日日中來禮佛足方隨意去，彼入寺時苾芻告曰：「喬答彌！眾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眾僧作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無病。」「若爾，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苾芻擅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

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眾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收謝，　尼眾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禮懺，以脚驀頭棄之而

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譏嫌：「姊妹！當觀輕蔑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驀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眾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應驀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為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覓過，於隨意時在大眾中，更相憶念互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鬪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為鬪諍，各相論說忿競而住者，我於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競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無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不忿競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為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為懺，於有瑕隙情相違者，而為懺謝共乞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鬧，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苾芻尼悉皆來至逝多林所而為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喧鬧，皆來共觀彼立而住。佛問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眾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讒搆。」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眾威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爾還來，是時尼眾不為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眾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鬘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眾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緂，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禮足合掌蹲踞，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禮逝多林中聖眾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褒灑陀日苾芻尼眾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默爾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爾。』」彼聞不解，佯作[口*菴]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見無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眾曰：「誰將尼眾告淨事來？」眾中無人答言：「是我。」眾皆念曰：「豈非尼眾

不來告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褒灑陀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眾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聖眾！何故不受苾芻尼眾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差何尼來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無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來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彌身嬰病苦，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床命之令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污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袋，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襻，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來無此鉢袋，由下尖角，鉢不動搖，不同平巾，動轉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疊使正方，傍邊剪却將作橫襻，用時極理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花林，妻即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花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答曰：「我先

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爾，憐愍我故願為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報言：「汝來何晚？花已結竟將向園中。」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眾不應結鬘，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鬘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毘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來集，甚足花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覓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鬘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云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鬘，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爾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得越法罪。解結鬘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譏。」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答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答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答曰：「若爾，更復多須，有餘物來，無安置處。」彼便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及安鹽盤子，并飲水銅椀。」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號為殺婦長者。更問他

女欲求為妻，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無妻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號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上具說其事。「若爾，通睛女兒何不索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婚禮。」家酒熟壞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睛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無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答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顧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答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瓮，我為瞻相。」即便舁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窓牖，令持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怪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無勞別取。」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為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來，今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爾，我今便受，願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黃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爾，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答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他人？」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捨訖，唯有一鋪。尼聞來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恥，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無不啟竭，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詣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 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閑眾事，占 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為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捋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眾往河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作何事？」答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為」。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遍裹其鉢，可為小替纔承鉢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琉璃盃，時有女人為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用？」答言：「聖者！為女夫來，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濕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盂亦破。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麪門前為記然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呵。」答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為警覺？」苾芻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爾無對，佛言：「不應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鐶子搖動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臥具；五者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為葉舍命眾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嚼乾餅者作百百聲，喫餺爐者作獵獵聲；屋上雨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眾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眾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恥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禮世尊足。世尊法爾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眾頗得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眾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主家而作舞

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無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噉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既遮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往後世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餅與羹餅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飡。」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侍者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佛僧眾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為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無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嫌恥。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預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眾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眾差一人令住說法，大眾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住彼為說法不？」答言：「諸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懷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篦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樹下蟠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有鴞來銜去飡食，由此毒蛇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也)婆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無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無小兒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

奉為侍者。」報曰：「願爾無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即是其最後生人，良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刮舌已不洗而棄，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狌來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犬子食此黃狌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蟻來啗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眾蟻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篦不洗而棄，必應為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洗而棄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棄」者，有諸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土上揩拭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染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鄔波難陀來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陀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鄔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撮。鄔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子來見相趁，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趁不息。鄔波難陀既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不令趁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闕。」彼毒苾芻勤修忘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緣。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蛇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世間，住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為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蛇，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華，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染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王，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噉食時、入眾食時、禮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眾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淺識，往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眾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眾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

「善來！」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索蘇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答，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賊所問之事，苾芻皆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號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蘇油麨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號，佛言：「不應爾。」

爾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犁，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家，已獲無上

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號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犁聚落林中而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釋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犁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即與聚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為言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順心，以言亂問而為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臥者皆共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為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白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為己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婆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剎利、薜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釋迦子是彼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

姓？」白言：「喬答摩！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耆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無滯，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為論難，我等且默。」

爾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玭。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如是之事。』由彼大臣口陳說故，因此種族號為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之事？」答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鬼名為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便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答。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答者，我即以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豎，白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婢子。」心生憂赧低頭而住口不能言。爾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說(妙花婆羅門事)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見已。」即舒舌相，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是念：「沙門喬答摩眾相具足，有二種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無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爾時樹生遙見妙花。即便往就敬禮其足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婆！彼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諸相好，其事實不？」答言：「大師！眾所稱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答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舉足蹋彼頭上，怒云：「大好使人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沈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差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為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車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喬答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難陀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眾悉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眾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收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爾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他曰：

「祭祀火為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為最，　眾流海為最，
眾星月為最，　光中日為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為最。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眾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他之時，食雖飽足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

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無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觸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禮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眾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唯求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眾人。」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為其說法。」

爾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污沈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禮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念。」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噉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無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無犯。聞聲解義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眾坐人多，遂使末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定而起，於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

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

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禮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皆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無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不攝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蛇觀臥具，　一衣不為禮，
初至寺中時，　老年應禮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臥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苾芻即以臥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於褥下蟠屈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已行禮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臥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力不觀臥具，遂即眠睡壓著其蛇，蛇從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蛇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來喚，彼既身死無復祇承，主人念曰：「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起覺。」食時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戶鑰開入房中，見其身亡，次翻臥褥復見蛇

死。眾共來看知被蛇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臥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囑者應將臥具付知事人，或可隨時自為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莫翻新者，有襯褥布時時抖擻，不爾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敧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禮足而起，既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默爾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禮他，亦不得一衣受禮，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相體悉不為解勞。」時有眾多苾芻從異方來禮制底，竟無一人為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婆羅門曰：「若爾，何不住在房內？」「我無故識，誰復相容？為禮聖蹤暫來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嫌恥：「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創來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入寺者，先應禮拜耆宿四人當前而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禮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准陀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峰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答曰：「今在細儞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禮拜四耆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禮大地尊宿，唯遣禮謁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雨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我今為說苾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無者可問近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無親族，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無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為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刮舌篦。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衣，餘衣襞疊勿使撩亂。師禮塔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將牛糞或以青葉而揩拭之。次應自禮尊儀及禮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日中三時禮拜，當隨己力於同梵行者亦申禮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曬床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侍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麨、豆餅及酸漿水，置己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今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厨中問知事人：『今為僧伽作何飲食？』其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處，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床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屑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床席，自洗足已次禮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禮，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己物。」

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眾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差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主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眾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為我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眾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正遍知者言無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掛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峰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主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時在佛栗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眾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無損(一了)。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二了)。「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三了)。「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倉卒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四了)。「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了)。「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六了)。「阿難陀！

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阿羅漢敬心慇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此，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了)。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眾，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無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眾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苾芻眾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云何為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一了)。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二了)。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奉行，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三了)。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四了)。汝等苾芻！若有苾芻久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耆年宿德大師所讚，為同梵行者之所識知，眾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五了)。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受下臥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六了)。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於新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了)。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無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一了)。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放逸事、於臥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諸苾芻不愛作業、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參問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無退屈心，乃至證得真實諦來無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慚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為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慇懃守護，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為說。云何為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禮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眾華燒香供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暫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無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無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
時諸眾聞佛說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二
內攝頌曰：
　眾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雨因緣。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為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眾會之處，情生愧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眾會之處，情無愧赧亦無怯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爾時世尊為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爾時世尊默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陀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栗氏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爾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陀曰：「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北城。」佛言：「阿難陀！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天神各求住處。阿難陀！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陀！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無滯者，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災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反逆。」

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陀漸漸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眾之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修敬已畢共相慰問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

爾時大臣即從座起偏露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喬答摩！唯願明日及苾芻僧，就我宅中為受微供。」佛默然受。是時大臣知佛受已，從座而去。時行雨大臣既至宅中，告諸大小，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盆，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眾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眾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收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天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爾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故而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大眾；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陀。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眾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答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弶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將草木瓠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陀曰：

「諸人求渡者，　往來非一數；
浮囊及草木，　欲越弶伽津。
世尊以神力，　并及於僧眾；
從此至彼岸，　不復起疲勞。
平川水流溢，　穿井復何為？

心根煩惱除，　豈更求餘物！」

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爾時世尊既至北岸，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小舍村北升攝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定能安穩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染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眾多鄔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染瞋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禮拜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

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眾。」時阿難陀言：「如是。世尊！」佛及僧眾漸至城所住菴沒羅林。時此城中有一女人(舊云奈女者，非)，顏容端正眾所知識，名菴沒羅，是此林主。聞世尊至住我林中，著妙衣瓔而自莊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眾中而為說法。于時世尊遙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女眾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

芻！云何名為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為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僧伽胝執持衣鉢，行住坐臥語默睡眠惛沈起時，為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是故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眾欲來至此，是我殷勤之所教誨。」是時女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菴沒羅女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時廣嚴城諸栗姑毘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沒羅林，各嚴種種駟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青轡勒執青鞭，戴青帽擎青蓋，帶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青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姑毘，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瓔悉為黃色。復有一隊悉為赤色，復有一隊悉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聲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覲如來頂禮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栗姑毘子，由其威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無有異。」諸栗姑毘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利喜各令慶悅。爾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黃髮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即說頌曰：

「大王身持寶裝甲，　今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彌。
如白蓮華處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流暉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當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諸來見者皆調伏。」

時諸栗姑毘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栗姑毘子，各脫上衣持施黃髮，世尊復為大眾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栗姑毘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苾芻明日城內受我微供。」佛言：「我與苾

芻已許菴沒羅女明日就食。」白言：「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覲恭敬禮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聞佛讚已情懷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辭佛去後，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彼五百人聞我讚佛同聲慶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於我，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受，告言：「摩納婆！若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

「復次若有聽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一心審諦，攝斂諸根思念觀察。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二希有。

「復次其聞法者，情生喜悅獲大善利，於世俗事生厭離心，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修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雙足辭佛而去。

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床席，置淨水盆齒木及屑，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眾詣彼食處，佛及大眾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眾悉安坐已，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普令飽滿。飯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席於佛前坐攝心聽法。爾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眾會中無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眾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爾時世尊復為菴沒羅女，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汝可告諸大眾。」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即與大眾隨佛至竹林北住升攝波林。時屬飢儉乞求難

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薜舍離諸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命沒，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遷謝，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大眾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自身令苦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受諸病苦恐將寂滅，今聞世尊未般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總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忖故知更說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說竟，悉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為說，無有祕悋覆藏之心。然阿難陀！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我念不應離斯大眾而般涅槃，宜自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朽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憂愁苦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在及我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洲渚法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最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阿難陀！若諸苾芻，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自為洲渚自為歸依順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修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村，　漸向涅槃等。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制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廟清池甚可愛樂，贍部洲內此最希奇。

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難陀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亂，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為啟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汝雜亂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

爾時惡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往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時，我詣彼白言：『世尊當知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我言：『若我聖眾聲聞弟子，未有智慧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未能得堅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眾者，我今無宜入大涅槃。』大德世尊！今聲聞眾有大智慧，具足通達辯才無礙，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能令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眾諸事圓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答摩！出言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鷇。」

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便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陀：「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今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阿難陀！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波動，水若搖動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苾芻尼及諸天眾大威德者，若作此想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從覩史多天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不能覩，因光照了互得相見，知餘有情亦生於此。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奕，於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陀！此是第八因緣大地振動。」

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觀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劫、若過一劫，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陀：「是汝之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卑惑亂汝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白言：「不爾。」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無有是處。我已許魔，汝無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即往遍告，眾既集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苾芻眾咸悉來集常食堂所，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厭捨而求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世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勿忘。」

佛告阿難陀：「我今欲往重患村中。」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北園林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城。(躬行此處，親為敬禮，願於像末，聖教流通)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如來右旋徘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陀！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最末後望廣嚴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不復重來，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有苾芻聞佛語已說伽他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來此；
今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既至重患村已住升攝波林，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處，聖弟子眾而實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眾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烟焰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往至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陀：「三因緣故大地振動。云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若波浪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苾芻尼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振動，如前廣說。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昔曾於無量百千剎帝利眾令彼瞻覩，我於爾時隨其形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剎帝利眾、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眾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說四黑四白法四種沙門次出廣嚴城向涅槃處)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應知，教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眾，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眾多苾芻，皆持經持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說，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眾，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

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眾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是真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善，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波波此云罪惡)。」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眾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禮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眾中有鍛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時諸大眾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聖眾，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眾赴其食處，佛及僧眾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眾。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椀藏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悉飽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鉢器澡漱已，是時准陀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最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他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污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污道者願宣揚。」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圓寂非餘處；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最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污家不羞恥；
虛誑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污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眾，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無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愚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悉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麁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亂善人。」

爾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隨喜福頌伽他曰：

「若施福增長，　冤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惡，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而去。
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郭，
經遊十聚落，　最後至波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時阿難陀聞佛告已，即隨佛後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邊暫住，告阿難陀：

「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臥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意，復告阿難陀曰：「汝可速往脚俱多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阿難陀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百乘車纔新渡河，水皆渾濁，便盛滿鉢來至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爾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眾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禮世尊雙足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臣答言：「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臣：「汝復何緣樂彼淨法？」答言：「大德！其迦羅摩曾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答言：『不見。』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問：『仁豈睡耶？』答言：『不睡。』『若不睡者，五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答言：『我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坌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德！非但五百乘，假令百千萬車作大音響，豈能大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收衣鉢洗足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爾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禮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白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見

聽許。」佛言：「斯為善事。」見佛受已歡喜踊躍，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佛告具壽阿難陀：「此金色黃疊以刀截縷我今欲著。」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縕持奉世尊。佛即為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奕。何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晞著？」

佛告阿難陀：「有二因緣現其光相異於常日。云何為二？一者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陀！我往金河。」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陀曰：「准陀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陀！汝今多獲善利，能為最後供養，大師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者甚為難遇。』應知准陀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為開解作如是語：『准陀！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者，為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無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最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陀！此二種施，所獲果報無與等者。阿難陀應知！准陀為長壽業、為多力業，美貌生天財食貴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爾時具壽阿難陀白言：「世尊！闡陀苾芻性懷猛惡多瞋造次，於諸苾芻常出不順麁惡言詞。佛滅度後云何共住？」佛告阿難陀：「我滅度後，闡陀惡性苾芻應默擯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眾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世尊復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陀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陀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臥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祇枕頭右脇而臥，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證自覺親為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此覺分法，大德世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說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勤精進者，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說是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喻，　令宣微妙法；
可為諸病人，　當說菩提分。
大師身有疾，　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　敷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
無上調御師，　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無辭尚起聽。
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
為法尚殷重，　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遭病苦，　起聽不辭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勤，　當得於喜分。
由心有喜故，　為此身輕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染著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不樂於人天；
證無上涅槃，　如薪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　皆從聞法生；
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今可進詣拘尸那城。」答言：「如是。」即隨佛後至於壯士生地，住娑羅林。將欲涅槃，告阿難陀曰：「汝今為我於雙樹間安置床敷，我當於彼北首而臥，今日中夜必入涅槃。」時阿難陀如教作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床，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意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陀在佛背後憑床而立，悲啼號哭出大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陀今在何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床悲慟，作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汝勿憂愁，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無邊福。阿難陀！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亦有供侍，

與汝無異。阿難陀！世相如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爾時世尊大悲所熏，為令阿難陀生喜悅故，告諸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何為四？謂有剎帝利眾來詣王所，既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喜。如是復有婆羅門眾諸長者眾雜沙門眾，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此阿難陀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等為四？謂有四方大苾芻眾，來至其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是苾芻尼眾、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阿難陀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苾芻！此阿難陀復有四種希有妙事。云何為四？若阿難陀與苾芻眾說法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眾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陀宣說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眾情無厭足。』時阿難陀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或為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說法，亦復如是。」

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心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娑雞多城、占波城、婆羅痆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故世尊棄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告阿難陀：「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陀！此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院周匝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金、銀、琉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邊畔砌以寶甎。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葉華果，銀樹金裝，琉璃樹水精裝，水精樹琉璃裝。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眾心，於此樹間皆有浴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華：嗢鉢羅、鉢頭摩、俱物頭、分陀利迦，極軟華極香華常生華，如是諸華人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 博迦華、摩利迦華、美意華，如是等華隨時開發。阿難陀！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隨意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城中所有耽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持齋戒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為王子、次為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萬四千歲，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希有。又諸人眾忠孝事王皆生父想，

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勅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眾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愍念，是為第四希有。

「復次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尼等寶，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豐足，誠無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啟請，王竟不受。時彼念曰：『我持此物本希奉進，王既不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珍寶是依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造法堂。』時有八萬四千諸城小王，聞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為王營造。』爾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珍財無煩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啟請，王不然許。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啟白：『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慇勤默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陀！其堂所須椽梁枅栱，閣道鉤楯軒廊周匝，如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所成就，其床敷座席氈褥偃枕几案箱篋衣服之流，皆以眾寶而為莊挍。阿難陀！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華果，互以寶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水常為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垂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萬四千諸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華，池外復有諸陸生華，並如前說。又於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華果皆互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泉，備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閣銀座之上，結加趺坐正念思惟，遠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琉璃水精，皆悉綺互而為莊飾，其王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

「爾時八萬四千宮人婇女，詣寶女所，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時大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謁宜時嚴駕。』其臣白言：『若如是者，伏請大家勅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且命八萬四千小國王等誡兵令

集。』諸王依命初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為上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為上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輅車而為上首。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寶莊嚴殊妙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輅車，所將婇女亦復如是。其諸營從皆乘象馬，威容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囂聲。』謁者答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并諸婇女悉著黃衣，華鬘幢蓋盡黃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床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而白王言：『敷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黃色儀駐嚴盛，遂作是念：『是等威儀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白言：『大王！以此八萬四千寶女嚴飾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棄捨。』時小國王八萬四千眾，各以兵寶而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萬四千城邑，拘奢跋底城而為上首。復有八萬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與汝極為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喚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似棄我等。』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婇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己，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無量無邊，一一皆有八萬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夫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加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互眾寶。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

佛告阿難陀：「拘尸那城至金河岸娑羅雙樹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無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

爾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芯芻即離佛前。時阿難陀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麁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芯芻。」佛告阿難陀：「無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烏曇跋華，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威德芯芻當佛前住，我等無暇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陀白言：「諸來

天眾其數幾何？」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來至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德天排肩而住，中間無有立杖之地。」

時諸苾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那，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那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住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床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諸苾芻。彼既至已屈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乏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苾芻長跪合掌，向大眾前而發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號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陀：「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疊絮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舁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收王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幡幢傘蓋諸妙香華，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陀！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勿招後悔云：「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眾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陀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如是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我等不能少興供養。』」時諸壯士既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諸壯士從座而起，整衣服

偏袒右肩，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者，時既淹久妨廢圓寂。我今宜請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眾多，各有如是別別名號，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陀對世尊前，一時牒名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學處，生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覩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而為侍從。」答乃如前。與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答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蘇油。爾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眾，成無上智，梵王來請詣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最後而臥。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乃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覺世尊最後而臥，必般涅槃，可興供養。」答亦同前。爾時世尊作如是念：「善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愛無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者如來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最後臥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絃瑠璃箜篌，於臥處沒自持箜篌，詣三十三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宮門而住。其時善愛自恃憍慢，於彈箜篌謂無過者，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爾時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有健闥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闥婆耶？」答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闥婆王。」「若爾，可來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箜篌，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並無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彈擊，然其

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傲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復本形相。
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莊嚴，赫奕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禮佛足下坐聽法要。爾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超越骨山，閉惡趣門開涅槃路置人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爾時世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天宮處沒，還至雙林最後臥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爾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蘇跋陀羅)，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悉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華池名曰曼陀枳儞，於池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覩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烏曇樹華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華欲發，厭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華稍大狀如鵸嘴，修苦行時現萎萃相，捨苦行已氣息疎通噉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痆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華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那為最後臥，而此華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爾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答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啟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啟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林所。

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慼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答摩具一切智，於諸眾生平等濟拔，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猶豫，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遍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能為我諮啟，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惱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諮啟，竟不為白。又告曰：「阿難陀！我昔曾聞古仙梵志耆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華，億百萬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德為我諮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陀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苦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陀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一聞說，告阿難陀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最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來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答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答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晡刺拏迦

攝波子、末塞羯利瞿梨子、珊逝移毘刺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腳俱陀迦多演那子、昵揭爛陀慎若低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爾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唯求於正理；
除斯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善說八聖道支，甚為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執己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眾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語：「大師尊重事難諮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最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爾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上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善賢起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是。」再三顧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五種加持方可滅度：諸來觀者皆見我身，剃除鬚髮著僧伽胝，莫令彼見外道儀式。又諸外道來舁我時勿令身舉，同梵行者方能舁去。又入浴池洗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令魚鼈擾亂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惱害。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涅槃，將諸音樂幢旛傘蓋，詣拘尸那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有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說如前，乃至作師子

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況能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答曰：「可爾。」諸苾芻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至浴池，諸苾芻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擾惱，苾芻不爾。苾芻報曰：「此若是汝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苾芻然火遂便炎熾。時諸人眾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低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希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戀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最後臥，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為彼善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苾芻：「汝等當知！此未希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宜應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預識機宜。於所居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眾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爾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方便，能令群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浮越，鹿王入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普告群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爾者當遭屠害。』於是群鹿次第悉踏大鹿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群鹿蹄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悉令群鹿安隱得渡，仍懷顧戀誰未渡者？於群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爾時鹿王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來得成無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置最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無智在傍生內，喘息不安受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救濟善賢令至無畏。汝等善聽！乃往古昔婆羅疪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前事，隣國敬畏悉來朝貢。馬既命終，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輸稅分與我等，若不爾者不得出城。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

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春序卉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樂，王乘智馬將諸婇女遊適芳園歡娛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及宮婇女，在外遊戲情無所懼，未即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興逆亂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勅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乘馬嚴兵誓眾共彼鬪戰，王恃威力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槊中馬，腸胃 皆出受諸楚毒，眾苦難堪形命無幾，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所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到無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無入城路，然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華，青黃赤白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負王渡難直入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競入園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疪斯諸大臣等及眾人曰：『若有能救剎帝利灌頂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答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蓮華會，廣行惠施盛修福業以資魂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婇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華幡蓋明燈，在處懸設無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華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受諸苦楚，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最後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疪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來、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無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多時竟無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無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來當般涅槃，悲泣雨淚霑無憂身。苾芻仰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將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切如箭入心，悲啼號哭發聲大喚。樹神問曰：『何故悲啼？』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是我親舅，我雖依附而不勤修，去此既遠難申禮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有力令仁疾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

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納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號釋迦牟尼，彼涅槃時，我得聲聞無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

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以是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識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眾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無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故？阿難陀！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無如是事。阿難陀！於我所說應勤修學。」

爾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釋迦種及事火留髻外道。若披外道服來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機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策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眾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群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令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應喚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為『具壽』。然大苾芻於小者處，應可存情哀憐覆護生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絛，共相濟給勿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有日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爾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大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親禮，或遙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比於西方，親見如來一代五十餘年居止之處，有

其八所：一、本生處，二、成道處，三、轉法輪處，四、鷲峯山處，五、廣嚴城處，六、從天下處，七、祇樹園處，八、雙林涅槃處。四是定處，餘皆不定。總攝頌曰：「生成法鷲，廣下祇林，虔誠一想，福勝千金。」）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問，若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我當為答。」

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解佛所說，命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眾中竟無一人，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諦有懷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汝能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眾內我以智觀，於諦寶中實無疑者，此是如來最後所作。」爾時如來大悲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烏曇跋羅華。」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常，是我最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心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已順次第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宴默。

時阿難陀問尊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為未入耶？」答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無間世間眼閉必入涅槃。」爾時世尊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寂然不動，便入無餘妙涅槃界。

爾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動流星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斂念觀察何事？便見如來入大圓寂，自念：「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爾知更云何？」復作是念：「此未生怨王勝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為陳說：「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殿如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覩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痆斯國為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眾現大神通。次往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要，寶階三道下贍部洲，於僧羯奢城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利益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北首而臥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有化迹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等置於堂側，前七函內滿置生酥，第八函中安牛頭栴檀香水。若因駕出可白王言：『暫迂神駕躬詣芳園所觀其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

『此述何事？』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覩史降身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臥。王聞是語即便悶絕宛轉于地，可速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一、二、三、四乃至第七，後置香水王便穌息。」是時尊者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出大臣白言：「願王暫迂神駕遊觀園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圖畫新異，始從初誕乃至倚臥雙林，王問臣曰：「豈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絕宛轉于地。臣即移舉置酥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穌息。

爾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華下散彌覆金軀。時有苾芻見斯事已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最勝娑羅樹，
低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華。」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最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無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爾時尊者阿尼盧陀亦說頌曰：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無餘；
見聞諸有情，　毛豎心驚怖。
汝心莫沈沒，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木叉，　譬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椎胸大喚心生憂慘，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說：「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

尊常說：『一切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悉皆離別。』」

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具壽！宜應勸誘大眾，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長壽諸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佛世尊善說法律而為出家，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陀白言：「此諸天眾其數幾何？」答曰：「從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至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踰繕那，大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懷悲感椎胸懊惱悶絕于地，亦有如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常悉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陀，為阿難陀及諸大眾，廣說法要乃至天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

阿尼盧陀復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昨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爾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恩？」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即持天衣，將一苾芻以為侍者，往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在堂處，尊者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眾，如來大師已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汝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恩？」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絕宛轉于地，椎胸大喚身體戰慄不能自持，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是說：『世間無常悉皆離別。』」時諸壯士共相謂曰：「宜各齎持種種華鬘塗香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與眷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臥處師子床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華，無數幢幡繒綵飲食奇珍，奏諸音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陀曰：「無上法王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勅，所有葬法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疊絮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蓋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瓶，於四衢大道建窣覩波，周匝圍繞懸繒幡蓋，塗末燒香奏眾伎樂，恭敬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焚葬之法，如來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可爾。」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有無量歸仰眾生咸來雲集，各持香華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床前，陳設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告諸人曰：「現在大

眾，女持幢幡、男可擎輿，我等齎持種種華綵、塗香、末香、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雖共盡力竟不能動。

爾時具壽阿難陀，白尊者阿尼盧陀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捧尊輿，威儀整肅翊從如來，我等諸天共持華綵，燒眾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陀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來持輿，即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華、拘物頭華、鉢頭摩華、分陀利華，沈水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及曼陀羅華等。諸天伎樂百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華蓋其從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華威儀嚴肅，百千萬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華積至于膝。

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華數莖還波波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禮大師足，遇見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答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波聚落。」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人天皆以香華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華來。」大迦攝波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稟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麁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戒律，云：『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暫時停歇，與眾俱坐告言：「諸具壽！世間諸行皆悉無常，體不堅牢是難委信，不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厭離勿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身各並前進。」

時諸壯士并四眾等，先用疊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疊周匝纏身，置香油棺覆以金蓋，各持香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雖欲然火終無著法。」問：「其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問：「何緣？」答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眾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陀即以此事普告眾知，須臾尊者徒眾皆至。拘尸那城

諸人遙見尊者眾來，各持香華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禮足。時有無量百千大眾，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啟大金棺，千疊及絮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禮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陀、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以絮裹後用疊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住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陀右繞火積說伽他曰：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內外一雙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收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種種香華栴檀沈水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舁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

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總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眾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覩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眾曰：「徒事鬪戰，終不可得。」

爾時遮洛迦邑、部魯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薜舍離栗姑毘子悉皆來集。是時摩伽陀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處競來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象欲往佛所，纔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絕從象墜墮宛轉于地，良久乃穌便乘馬去，念佛恩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穌息已，告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訊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慇懃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

於王舍城作窣覩波，冀申敬重香華伎樂種種供養。』」行雨白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摩伽陀國未生怨王，問訊仁等具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覩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群生，可尊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雨臣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答言：「任意。」時諸人眾悉皆大集闐噎城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閑弓射，即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涅槃之餘次明五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眾內，見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傷違害佛教，自執長幡以麾大眾，告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為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門喬答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無數劫熾然精勤忍怨害事，長時苦已讚行忍辱，由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等猶若虛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眾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來纔經七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為鬪競，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舍利瓶願同惠我，持還本國建窣覩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爾！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殺害廣如前說，仁今順教為我平分，斯為善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廣興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離城栗姑毘子，第八分與摩伽陀國行雨大臣。此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本處起窣覩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華盛興供養。時突路拏婆羅門將量舍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

有摩納婆名畢鉢羅，亦在眾中告諸人曰：「釋迦如來恩無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贍部洲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如來舍利總有一碩六斗分為八分，七分在贍部洲，其第四分阿羅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

時波咤離邑無憂王，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贍部洲廣興靈塔八萬四千周遍供養。由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無不遂意。(已下序王舍城五百結集事)

爾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陀國成等正覺，婆羅痆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利子與大苾芻眾八萬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萬苾芻亦入涅槃，世尊與一萬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尊所說蘇怛羅、毘奈耶、摩窒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各與眾多大苾芻眾，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悉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復與一萬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無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報知可共結集斯為大事。」眾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眾中誰為最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圓滿！汝鳴揵稚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揵稚，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來雲集於此就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伽悉來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來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主苾芻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得無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

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禮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願言無病作如是說：『僧伽有事宜當速來。』」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戀習氣，告圓滿曰：「善來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來，為有化緣向他界耶？為諸僧伽有諍事耶？為是如來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非外道等聚結徒黨，於我如來聲聞弟子為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惑亂如來真正法耶？不有眾多同梵行者，棄廢讀誦禪思勝業，樂談世俗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為慳貪垢之所擾亂，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惡性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邪命耕田賣買，諂曲事王占 相禍福，盡形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多正行受下臥具生厭賤耶？不有實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亂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無餘大涅槃界耶？將非世間亡失船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無常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為開益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沈沒耶？將非如來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為障蔽隱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最尊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華以為莊嚴，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無常狂象而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令滅耶？」爾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伽他曰：

「聲聞眾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隤；
大師殊勝眾，　普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遣我來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禮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眾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眾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棄背；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他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苦；
但是凡夫虛妄計，　作者受者悉皆無。」

第三水說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容華年命並皆亡，　恒被無常所吞食。」

第四水說伽他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已，持其衣鉢入甚深定，從室利沙宮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波及五百苾芻處隨應敬已，將其衣鉢置上座前。說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者咸皆善聽。」說伽他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　所餘應供多涅槃；
現在和合眾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眾志念堅固莫入涅槃，說伽他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眾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日既沈恐法隨沒，今欲同聚結集法藏。彼諸人眾初喪大師情各憂惱，若即於此而結集者，四方僧眾來相喧擾，心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揭陀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有云：「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告諸人曰：「摩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供給大眾令無有乏，我等宜應就彼結集。」時諸大眾咸皆稱善。復有說云：「我等諸人，悉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便應差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眾言：「善！」
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眾前告阿難陀曰：「汝能為眾作行水人不？」彼答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差之：「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阿難陀供給眾僧作行水人。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差阿難陀為眾行水。若諸具壽聽阿難陀為眾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差具壽阿難陀為眾行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眾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直路而去。」時阿難陀與眾俱行詣王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佛深信，若乘大象遙見佛時自墜于地，由佛威力身無傷損。王乘大象遙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王應知！如來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

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王曰：「如尊者教。聖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既涅槃何處申敬？仁則是我所敬世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苾芻大眾在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眾但有所須悉皆供給。」時諸聖眾不久欲至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華香寶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萬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婇女國內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眾。既入城已大眾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眾皆來至此，為諸眾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來共相喧擾恐有妨廢。若向鷲峰山亦不安靜，然畢鉢羅巖下堪為結集，然無臥具。」王聞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臥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眾曰：「今此大王為諸聖眾，就畢鉢羅巖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祇待令無所乏，仁等大眾宜當赴彼。」王白迦攝波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臥具，至後夏時當為結集。」

尊者即便觀阿難陀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此世尊所讚大眾之中，誰是學人有染瞋癡，具足愛取所作未辦？」時阿尼盧陀入第四定觀察眾中，唯見具壽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聲聞，悉皆清淨無諸腐敗，唯有貞實具大福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最上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難陀為是慰喻調伏？為須呵責調伏？」見彼乃是以呵責言方可調伏，即於眾中喚阿難陀：「汝宜出去！今此勝眾不應共爾同為結集。」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懼，白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無違犯，如何今者忽為擯棄？」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戒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難陀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真言實語，此阿難陀近離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訶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無

愆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憍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陀！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竟無穀實。如是阿難陀！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陀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望佛同彼。一為報彼厚恩，二為流念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陀！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望佛同彼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苦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

「又復有過，阿難陀！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為眾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白言：「尊者！我無餘念，當爾之時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譬喻，汝對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浣濯，汝以腳踏捩衣，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更無餘人，所以足踏非是慢意。」尊者曰：「若無人者何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為渴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腳拘陀河有五百乘車渡河，無清水可得，非我之咎。」報曰：「此是汝過，當爾之時何不仰鉢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令苾芻半月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苾芻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為小隨小戒？』今無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眾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苾芻悉皆不知何者

為小隨小。於此中間外道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大為限齊，身存之日聲聞弟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有禁戒愛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行。』汝何不為未來眾生請問世尊？由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我無餘心而不請問，但為爾時離背如來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於俗眾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答言：「大德！我無餘心，為諸女人欲染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輒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污尊儀，此是汝過。」阿難陀曰：「我非無恥，然作是念：『有諸眾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眾生發如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籌。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眾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眾不應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互相告曰：「大仙當知！天眾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大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去離茲聖眾，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無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此阿難陀雖備眾德，然猶未離欲染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眾可與汝同為結集。」

時阿難陀離別大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中童子而為侍者。爾時具壽阿難陀，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眾而說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馱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離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伽他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今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鍊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眾所，眾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
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眾曰：「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根散亂，若無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他。」既至食後白言：「先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尊者登座告阿難陀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諸具壽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陀既欲說法，五百阿羅漢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陀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梵行者起敬仰心，右繞高座低頭申敬，於上座前依法敬禮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身端坐，次審觀察見諸聖眾，猶如甚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諸天眾互相謂曰：「仁等當知！聖者阿難陀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心聽。」
時有天子說伽陀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無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所欲安樂者，　知此真實義。」

爾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難陀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　一切法中最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眾生。」

時阿難陀聞說大師名，心生戀慕遂便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以普遍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疤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從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淚大海，超越骨山，關閉惡趣無間之門，善開天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淨，八萬諸天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苾芻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咸作是語：「苦哉！苦哉！」而說頌曰：

「禍哉此世間！　無常不簡別；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眾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無有簡別，能壞如是世間眼目。」時憍陳如即離本座蹲踞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皆離本座，蹲踞而住，作如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無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爾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難陀曰：「汝為法來？」答言：「大德！我為法來。仁等亦為法來？」答曰：「如是。」爾時摩訶迦攝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最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
復告阿難陀：「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二經？」時阿難陀以清徹音答言：「世尊亦於婆羅疤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芻當知有四聖諦。云何為

四？所謂苦、集、滅、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五趣蘊苦，是名為苦。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更受後有，於如是等悉皆除滅棄捨變吐，染愛俱盡證妙涅槃，是名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謂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道聖諦。』說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迦攝波曰：「如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陀：「世尊在何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陀以清徹音答曰：「世尊亦於婆羅疐斯。」「為誰說耶？」「謂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疐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說如前。佛告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是無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行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爾。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與無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麁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悉皆無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聲聞聖弟子眾觀此五取蘊，知無有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無能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惱心得解脫。』」爾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此蘇怛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聲聞所說者，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若是佛所說者，於佛品處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若經與伽他相應者，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者，取義也)。若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笈摩』。若經中中說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若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此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爾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唯有爾許《阿笈摩經》，更無餘者。」作是說已便下高座。爾時具壽迦攝波告大眾曰：「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集，其毘奈耶次當結集。」聞是語已咸言：「善哉！」于時眾中唯有具壽鄔波離，於毘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昇高座告大眾曰：「汝等應知！具壽鄔波離，於毘奈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是故我請結集毘奈耶。」大眾言：「善。」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毘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作白：「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毘奈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鄔波離，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毘奈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時具壽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鄔波離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六五百之餘及七百結集事
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婆羅疿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爾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最初學處，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此毘奈耶是佛所說。」
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疿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二學處。」廣如上說。
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三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羯蘭鐸迦村。」「此為誰說？」「即羯蘭鐸迦子蘇陣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婬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
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度、如是作褒灑陀、如是作安居、如是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陀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毘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
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窒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白二羯磨，白眾令知。眾既許已，即昇高座告諸苾芻曰：「摩窒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無礙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無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苫摩他、毘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總名摩窒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前

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毘奈耶、此是阿毘達磨，是佛真教。」如是集已。
時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為上首，與五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緣天眾增盛阿蘇羅減少。」居空藥叉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眾、三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在、梵眾、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極光、淨、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百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爾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愍念諸群生；
所有言說量無邊，　今並纂集無遺闕；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眼曀。」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並已作了。如來法王示我正道如教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眾生並皆纂集，久離大師無復依怙，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眾生離諸惑。
無羞恥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今知不？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為奢搦迦(即是麻類，此方先無，高共人等，堪織為布。舊云商那和修者訛)，後因入海求諸珍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設佛陀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真善友，無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禮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恭敬禮拜，問言：「何故

得來至此？」尊者報曰：「我欲最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牙塔。」時諸天等聞最後言，心生憂惱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便安頂上。復以曼陀羅華及諸蓮華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彌頂沒王舍城出。

爾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云：『迦攝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為我覺王。」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不敢，恐王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為我報知：『大迦攝波為欲涅槃，來就王門與王取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諸弟子及諸大眾令生厭離。」即便入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作是念：「若未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焰，於虛空中諸天擊鼓。爾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室中右脇而臥重疊雙足，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爾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於涅槃，即與無量百千萬億天眾，各持嗢鉢羅華、拘勿頭華、分多利華，及牛頭栴檀沈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以種種天華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為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密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惱作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陀國無復光彩，貧窮眾生福田斷絕，所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槃，頓於今時法山隤壞，法船傾沒法樹崩摧，法海枯竭魔眾歡喜，所有正法教化眾生，及利益事悉當隱沒。」時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禮尊者足欻然不現。

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棟梁摧折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絕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蘇，往竹林園見阿難陀，五體投地悲啼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入般涅槃。」時阿難陀即共王去，詣鷄足山(舊云鷄足，由尊者在中，後人喚為尊足。又嶺有佛跡，然鷄足、尊足，梵音相濫也)，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諸大藥叉便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陀羅華，及諸蓮華栴檀沈水，種種華香而供養處。時王即便舉手悲號悶絕投地，猶如大樹斬斷其根，良久方起便

欲拾薪。時阿難陀見是事已，告言：「大王！何為拾薪？」答言：「欲焚。」尊者告曰：「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聲聞而為隨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多行最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為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念：『過去世中人身卑小佛身廣大。』時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胝衣，示聲聞眾：『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披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是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覩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蓋覆其身，於上造塔。王禮阿難陀足，白言：「尊者！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尊者便許。

時奢搦迦從大海中安隱來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陀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禮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今者在何方處？」答言：「子！佛已涅槃。」時奢搦迦聞悶絕于地，水灑穌息，又問：「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慼，即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形，常著奢搦迦衣。」此苾芻聰明聞持一領便受，其阿難陀親於佛所受持八萬法蘊，奢搦迦盡皆領受，具足三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無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果。』」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陀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迦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槃，如來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殼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無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眾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無。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底，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奢搦迦苾芻曰：「尊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可守護，當於末度羅國有牟論荼山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已記當為寺主。又此國內有賣香人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無相好佛。然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搦迦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馱耶教。」尊者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槃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取涅槃者，未生怨王亦不得分。我今宜可於弶伽河流中而取滅度。」作是念已即便欲往。
時未生怨王，因睡夢見己之傘蓋其竿摧折，王作夢已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難陀所囑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悶絕

于地，水灑方穌作如是言：「尊者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奢搦迦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爾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往弭伽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群生眾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姑毘子，整四兵眾往至河邊。時未生怨王，禮尊雙足合掌白言：

「世尊目若青蓮華，　緣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眾，亦復遙禮請為留身。尊者見已作如是念，說伽他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栗姑毘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眾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申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震動。時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來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子今來至此？」便以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路，纔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與五百人出家受具。正作白時，其五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中或名水中(本云末田地那，末田是中，地那是日，因以為名喚為日中。或云末田鐸迦，末田是中，鐸迦是水。由在水中出家，即以為名喚為水中。舊為末田地者，但出其名，皆未詳所以，故為注出)。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禮阿難足作如是語：「世尊最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馱耶般涅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於我

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世尊記曰：『迦濕彌羅國，床臥之具所須易得，與定相應最為第一。』佛復記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末田地那，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汝今應可於彼宣揚聖化。」答言：「如是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如水滅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與廣嚴城眾。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覩波而興供養，未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
爾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囑如是語：『迦濕彌羅國流通佛教。世尊亦記：「當來之世，有苾芻名曰日中，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即往其國加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自非擾亂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國地六種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降注洪雨來怖尊者。是時尊者即入慈定，龍威雖盛苾芻衣角亦不能動。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華繽紛亂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皆悉變成拘物頭華，散其身上。空中頌曰：

「空中下雷雹，　變作妙蓮華；
假使刀杖臨，　悉是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峰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其事生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聖者！今何所須？」答曰：「汝可容我安置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者曰：「世尊令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彌羅國房舍臥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最為第一。』」問曰：「是佛記耶？」答曰：「實爾。」龍曰：「可須幾地？」答曰：「加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尊者加趺壓九峪口，龍曰：「尊者可有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少我當奪地。」尊者云：「爾。凡於其處若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諸人眾共來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疆城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支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眾往香醉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欝金香根。」時香醉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雹，尊者

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彌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

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如火滅入無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覩波。時尊者奢搦迦度鄔波笈多(此云小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涅槃。鄔波馱耶以法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奢搦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焰下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爾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云有媿)，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黑色(梵云訖里瑟拏)，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梵云蘇跌里舍那)。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日既沈世無依怙，如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爾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羅、不依毘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眾聞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毘奈耶。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為清淨，覩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毘奈耶，時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筩盛鹽，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此即名為鹽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眾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噉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華，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無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毘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云薩婆迦摩)，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號曰名稱(梵云耶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授事人來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疱生，為更有餘事？」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禮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見作之時大眾高聲共許為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眾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毘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眾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眾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

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鹽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鹽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筩盛鹽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將為鹽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答：「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便別眾食，將為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答：「為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噉，將為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為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

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十七眾苾芻。」問：「得何罪？」答曰：「得

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眾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毘奈耶。」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恥那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為法伴侶。」
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曰奢佗(此云諂曲)，是尊者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奢佗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為法伴侶。」
彼即辭去，便往僧羯世城。彼有婆瑟尊者，是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婆瑟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辭詣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詣大惠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次詣俱生城，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說耶？」乃知已向餘

處，妙星念曰：「今此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即住，妙星便往。
是時廣嚴城中諸苾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鄔波馱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問曰：「何故求黨？」答言：「為擯汝等。」告曰：「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廣陳其事，彼諸苾芻曰：「汝鄔波馱耶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眾中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諂。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而欲驅擯甚為妙善，由是義故令諸惡人不慢於戒、惡疱不生。」而諸苾芻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互相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為驅擯事，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答曰：「彼既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驅擯？」或言：「若如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宜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椀、腰條先相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方便。」或與僧伽胝衣、或與七條、或與五條、或與裙僧脚欹、或與襯身衣、或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弟子門人頂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耶！此事已過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是時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宜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遷延。」說伽他曰：

「應速更遲，　應遲返速，　此乖正理，
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　遠離善友，
所作衰損，　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　此順正理，　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　親近善友，　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揵稚，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悉皆來集，咸是具壽阿難陀弟子。爾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揵稚聲，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是念：「我若稱名而白眾者，必大忿諍，宜可平懷普

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為安然？有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令法久住，可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廣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安尊者伽他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可道名字。」曲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禮還依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爾。」問曰：「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白已，即鳴揵稚，住廣嚴城所有苾芻，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為大眾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　掘地酒盛鹽、
半驛二指病、　酪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聚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侘婆颯婆，
善意曲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